皇清經解

二12
478
22

仁
478
22

東京大學
學海堂

D 18
閱覽室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節南山之什變小雅

節南山

求車之家父非作誦之家父正義辯之明且核矣朱子猶疑其人之同異祇欲證此詩之作非幽王時意主於駁小敘耳獨不思東遷後雅已降爲風哉劉瑾附和其說謂隱三年尹氏卒卽此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此尤可笑隱三年左傳本作君氏卒君氏隱公母聲子也其言尹氏者公穀二傳之文耳左氏親見國史所書又魯事必無誤二傳之言得於傳聞舛謬取多其釋春秋此文謂平王崩隱公奔喪尹氏

學海堂
所錢文
有物那

爲主故書其卒夫隱公如周不見春秋經經但書武氏子來
求賻耳賻禮尚缺致其來求焉肯奔喪二傳之不足信明矣
豈可執以爲據哉況如瑾意必謂西周時不得有尹氏而凡
言尹氏必是一人然後可也則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常武亦
東遷後作耶春秋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距隱三年
二百二載矣亦可合爲一人耶何弗之思也瑾又謂喪亂卒
斬鞫訩大戾等語皆亂亾以後之詞殊不知古注本以喪亂
爲疾疫卒斬爲諸侯自相殘滅訩訟乖戾爲民俗之不善未
嘗謂王室亂亾也後儒自誤解耳反執此以疑經乎且古人
稍見亾徵卽極口言之如祖乙曰天既訖我殷命徵子曰殷
遂喪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此時紂未亾也又況幽王時

不僅政亂而已饑饉寇盜癘疫流亾戎狄侵陵諸侯背叛蓋
亦多有觀周語言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與大雅瞻卬召旻二
詩所云及小雅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敘可見必以爲東遷後
作不已固乎

節南山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爲㠯字之譌㠯子結切此有理也㠯省
作卩又譌作節耳說文㠯字注云陬隅高山之卩也與毛
傳高峻義元不相背釋文云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凡三
音其如字乃㠯之音也後儒專讀爲截音詩詁遂以池陽截
薛五葛反山當之誤矣漢池陽縣爲今涇陽縣在西安府北五
十里而嶻嶭山又在縣北七十里古鄗京在今咸陽縣西南
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北五十里詩言南山明是鄗京之南

安得遠指池陽北之嶭辟耶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於韻會
何弗考也又禮記引此詩朱子章句訓爲嶭然高大亦誤嶭
斷也與高大何關況節音嶭非訓嶭也
憂心如惔釋文云惔說文作炎才廉切孔疏亦云今案說文引
詩作憂心炎炎不作如炎其惔字注引詩憂心如惔與今詩
正同又注云惔憂也徒甘切炎小熱也直廉切二字音義各
異憂心炎炎似別是一詩但孔陸二家所引同不應俱誤豈
古本說文元作如炎而炎炎乃韻譜之譌乎
有實其猗朱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以爲皆不甚通或說出蘇
氏以實爲草木猗爲長茂呂記嚴緝皆從之劉瑾又以我落
其實淇澳詩綠竹猗猗爲實字猗字之證殊不知猗訓爲長

可言草木之枝葉不可言草木之實若竟以草木爲山之實
則文義又未安左傳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
實之義杜注亦云吹落山木之實非泛指草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
以爲不甚通也案實字毛鄭皆訓滿猗字毛訓長鄭訓豖毛
謂南山高峻而有滿之使平均者因草木之長茂與大師尊
盛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鄭謂山既高峻又
有草木平滿其豖猗之畝谷使之齊均與尹氏既尊顯亦當
以政教養育民庶使之齊均與蘇說俱未明順吾寧從古
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言不善
乎昊天也後儒據成七年襄十七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愍恤
之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愍恤者杜注之說耳

未必邱明本意也

弗躬弗親弗問弗仕古注目幽王得之教王躬親機務問察民情欲其自爲政也自爲政則尹氏不得專恣宗下章不自爲政王肅以爲政不田王出意正相應蘇氏謂尹氏付政姻婭誤矣詩刺王委任尹氏方嫉尹之擅權反教以躬親問察哉勿罔君子箋破勿爲未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未略欺罔其上比傳義爲徑捷小爾雅勿末二字同訓爲無是勿與末義本相通也

昊天不傭傭訓均毛傳與爾雅同釋文云敕龍反詩雅同說文云傭均直也余封切案玉篇傭恥恭切均也直也又音庸賃也然則借爲賃義故轉音庸耳徐鉉以庸音施於均直恐非是宜以釋文爲正

爾雅云詢訟也說文詢作詅云說也省作詢毛傳訓訟與爾雅同集傳訓爲亂不知何本

俾民心閔傳云閔息也案說文閔事已閉門也事已閉門其息之時乎更借之爲止爲盡爲終爲曲終皆不離息義莊子瞻彼闋者虛室生白釋文引司馬彪云闋空也蓋指室之牖殆反借閉門義

正月

傳云癙痒病也爾雅同舍人云癙癮力專切瘖痒皆憂憶之病孫炎云癙者畏之病癙字不見說文要之與痒俱諧聲非取鼠羊爲義也宋劉攽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殆是臆

說

民之無辜四句申言上無祿也毛以爲無罪而役於圜土罰爲臣僕鄭以爲王刑殺不辜并及其家之賤者說雖不同總是言王之濫刑非言國亾而身爲臣虜也念我無祿指己身言于何從祿指天下言于何從祿卽無祿意非言國亾之後從他人受祿也瞻烏爰止方謂別歸賢君然亦預計之詞耳詩人語意本有層次集傳曰無罪之民俱被囚虜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飛不知止於誰之屋也六句一意複甚矣況謂被虜爲受祿可乎

中林宜有大木而維見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見小人韓詩外傳亦云言朝廷皆小人也蓋毛韓同解矣朱傳以興分

明可見之意與刺時義何關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侮慢元老安信徵祥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君臣皆自聖賢愚無別也意分兩層此毛鄭之說後儒莫有易之者惟集傳曰譸言如此而王莫之止及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不知自以爲聖者是何人指王乎指故老與占夢乎故老本言召何得改爲詢乎既自謂聖人正當自負知言何以言之是非反不能別乎文似順義實乖矣

胡爲虺蜴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詩緝辯之謂蜥音析蜴音亦陸氏誤以蜴爲蜥也信矣然說文引詩亦云胡爲虺蜥是古本多有作蜥者意釋文元本本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

後人傳寫據今本爲正遂互易蜥蜴兩字以致音與字違嚴氏反譏陸誤殆未之思也

箋疏以虺蜴見人而走喻民聞王命而逃朱傳以虺蜴爲肆毒害人之喻義相反而皆通王氏以虺喻害人以蜴喻畏人一語而分兩意鑿矣

蠑螈蜥蜴蠯蜓守宮爾雅以爲一物蠑螈說文作榮蚖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又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蠯蜓本草又有石龍子亦得守宮蜥蜴之名陶隱居辯之以爲有四種蛇醫一也龍子二也蜥蜴三也蠯蜓四也崔豹古今注謂蠯蜓守宮龍子爲一物其長細者名蜥蜴短大者名榮蚖蛇醫蘇恭唐本注以龍子蜥蜴爲一物蠯蜓蠑螈爲一物蘇頌圖經以在草澤者爲蠑螈蜥蜴在屋壁者爲蠯蜓守宮諸說紛紛皆未得其眞今參以毛傳陸疏之說則蜥蜴卽石龍子其在水者名榮蚖又名蛇醫蠯蜓卽守宮在屋壁閒形皆相類而小異故爾雅合四名爲一物也分之則蠯蜓守宮爲一物蠑螈蜥蜴爲一物石龍子又名蜥蜴守宮者又爲一物其爲種凡三矣說文之榮蚖水蜥蜴也正月詩虺蜴指此在草者則兼乎水陸焉

說文云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正月箋以阪田爲崎嶇嶢角之處其山脅之謂乎然爾雅十土可食者三而阪與原隰並列焉阪之不如原隰者止以陂陀不平耳詩名爲田則猶是可食之土也故特茁得生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云皆傲慢賢者毛鄭釋詩亦同蓋古義相傳如此集傳曰執我堅固如仇讎然夫詩言仇仇何嘗言如仇乎古人用重語多離其本訓此篇之京京烱烱藐藐皆是況執留之固亦是美意何至以仇讎比之

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二語爲據通義辯之謂西周亾後不卽東遷引左傳檮王奸命見昭二十六年語及汲冢紀年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事證之而以此詩爲作於東西周之交案犬戎入周在幽王十一年庚午至明年辛未平王始徙都洛邑則謂西周初亾未卽東遷信有然矣但以此詩之作在西周旣亾而未東遷之時恐未必然也夫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害爲西周未亾時語耶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亾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爲周司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檿弧之謠龍漦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之必亾而亾周之必爲褒姒當時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滅周之語獨不可著之於詩乎況篇中所云具曰予聖及旨酒嘉肴有屋有穀等語顯是莞君亂臣奢縱淫泆燕雀處堂之態若犬戎一亂玉石俱焚此輩已血化青燐身膏白刃尙得以富貴驕人哉

九章三載字惟爾載釋文才再反因此載指車中所載之物故異其音耳旣載之載不過與覆載字同義朱傳亦音才再反

誤矣下章不輸爾載與上爾載同朱傳無音而有協亦屬疏忽

輔字雖從車豸然製字之義與車無涉說文云人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僖二年）注云輔頰輔車牙車也其從車豸殆取義乎牙車矣故字亦從面作酺見易咸卦釋文云輔虞作酺然則頰車乃輔字本義惟正月詩乃棄爾輔專以車言毛鄭皆無明辯孔疏釋之云爲車不言作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蓋借近事揣度而爲此說也考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後人無由確指爲何物矣韻會云車兩豸木曰輔此特據孔疏語爲故實也正韻曰車輔夾車兩豸木又頰顩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反以車木爲本義而借爲頰車誤矣

昏姻孔云傳訓云爲旋案云卽古雲字也說文云雲古文省雨作云又作𠂤象雲回轉之形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云爲言義乃借也（趙凡夫謂經典云字本皆言字言字草書似云因而致誤此未必然埤雅曰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此足暢毛旨矣左傳鄭游吉引此詩而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襄二十九年）以云爲歸附亦取旋義

說文有椓字無豘字玉篇二字並收書劑則椓黜詩椓之丁丁天天是椓昏椓靡共俱從木韻會以說文椓字注訓豘又引詩天天是椓誤矣

君子宜居人上其高明廣大之氣象雖貧賤仍自若也小人宜在人下其猥鄙瑣陋之情態雖富貴亦不改也正月末章此

毗蔽蔽語可謂善於體物

十月之交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詩篇第在菁莪後六月前毛公移置於正月篇下併改詩敘刺厲爲刺幽其說甚謬蘇氏駁之逸齋又據經文證其五妄允矣源亦謂厲幽均無道而其實有殊厲乃暴君幽惟昏主暴君重斂煩刑而政由己出臣民尚知悚懼不敢自擅故厲王之世楚子熊渠畏伐去其三子王號則流彘以前威福尚未去也昏主荒沈酒色置政事於罔聞致姦兇之輩弄權僭竊骫主虐民甚且視君上如弁髦十月之交之皇父是也皇父就封於向挈其百僚以行朝廷爲之一空目中不知有天子使在厲王時其敢然乎厲王之虐能懾淩喬之彊藩反不能制畿內之卿士乎況皇父作都徵民牆茨民田肆惡無忌眞蠹國之渠病民之首流彘之役民當其食其肉不特皇父一身而已大子靖尚幾不免皇父之家豈能獨全就令有存者宣王中興自當順民所欲不復錄用其後乃征徐之舉首命皇父爲卿士以六師之重委之罪人之子弟使與忠貞之召穆公同執兵柄不幾拂民心墮士氣乎由是言之則作都之皇父定是征徐者之後人仕於幽王之世而不克紹其前烈一如吉甫之後有師尹申伯之後有申侯云爾而趨馬之蹶爲尊卑父之後可知矣仲達爲鄭氏左袒力證十月之交爲厲王詩至引申侯撻雒貳之文以助其說申侯曰昌受符厲倡變

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剝者酏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冏主異載震謂文至厲適十世剝豔古今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潰卽此詩川沸山崩也噫緯書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剝川沸山崩卽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不必舍周語而信緯書也又孫毓詩評疑褒姒生於龍妖不應有七子之親殊不知褒人育之又進之於王則褒人之族卽其親黨矣安知七子不因褒姒而進乎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蝕之孔疏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蝕者吾友顧棘白偉云虞劆推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大衍歷以爲然以授時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蝕限余案唐書日蝕議言漢世大儒皆以日蝕非常闕而不論黃初以來始課日蝕疏密至張子信而益詳宜乎辛卯日蝕漢世無考也仲達生於唐初不見大衍歷議故不以虞劆之言爲然耳要之歷家推算之法至後世而愈精故漢以前日蝕之差以日計唐以時計宋元以刻計今以分計英白博極羣書尤精於天文歷象而考據詳愼悉本經史觀所著司天考可見其言信而有徵矣又孔疏言王基謂此交會在其和之前而較之無其術以孔之右鄭欲證此詩爲刺厲而不能以王基之說爲然則在幽世無疑

朔月辛卯朔月猶月朔也今本集傳作朔日當是傳寫之誤案

禮記玉藻凡月朔皆稱朔月論語亦以月吉爲吉月古人多倒語無足異也魏鶴山著正朔考謂十月之交乃是夏之十一月爲周正朔之月故曰朔日以證周之不改時月此眞無稽之論況交乃日月之交會非兩月之交也併誤解交義矣補傳又謂詩於夏正皆言月於周正皆言日此夏正故言朔月斯尤爲妄說詩以日紀月惟豳風七月篇耳以日陽月陰取義非以夏正爲別也夏之三月於周爲夏而非春如夏正必言月則載陽之月乃夏之春何以亦言日乎又如四月篇之秋日若以周正言則午未申三月也其冬日則酉戌亥三月也申月以前安得百卉具腓亥月以前安得飄風發發乎辛卯日蝕歷推當在六年川震山崩據國語在三年史記本紀在二年震電未知在何年要非必一年事也詩因日蝕之異而作併數從前災變言之耳朱傳將震電川沸山崩俱指爲十月事不知何據原其意特欲以非時而雷電證十月之建亥耳然古太平之世雷不驚人電不眩目幽世之震電必有過常者當時以爲異而詩人以爥爥表之異在過常不在非時也況川沸山崩豈必在十月方爲變哉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正周語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也孔氏以爲沸騰者沸出相乘陵是水盛漫溢與震異又彼言三川震是歲卽竭亦非沸騰又百川與三川不同詩所言自是厲王時事斯膠滯之見已地震則水溢勢所必然何得謂沸騰非震震時則沸騰震後則又竭正在一歲中耳何害爲

一事三川韋昭注云涇渭洭也專舉其大百川兼目其小大水泛溢小水豈得安流詩與國語文異而事同也疏彊分之固甚已

爾雅山頂冢崒者厓才規反鄭箋作崔厳五規反鄭箋作嵬正釋詩山冢崒崩之文言山頂之巖巖有崩落者也鄭箋依此為說疏申之云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為盡不應天下山頂盡崩故鄭依爾雅訓崔嵬據此則子恤反非爾雅義也爾雅釋文云崒子恤反宜依爾雅子恤反是陸以子恤反當崔嵬之義與孔異而孔得之

蹶維趣馬周禮趣馬下士鄭箋誤以為中士孔疏辯之甚明顏師古漢書注朱子詩傳皆襲鄭之誤

小雅言豔妻猶大雅言哲婦色豔而性哲各舉其一以目之耳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是也孔謂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而以鄭厲后姓剡之說為是迂矣美色之稱既非所加於王后獨可稱妻稱婦乎

抑此皇父鄭云抑之言噫釋文云抑徐音噫瞻卬篇懿厥哲婦鄭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疏申之以為懿噫音義同又楚語懿戒韋昭讀懿為抑蔡邕石經論語意與之與孟蜀始改意為抑是抑懿噫意四字古音本同故往往通用

曰予不戕釋文云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案此詩毛無傳王述毛作臧孫又以戕為鄭改則右經乃臧字矣

孔疏用鄭述毛而不存王說殊為疏漏

黽勉密勿俛莫文莫皆自勉之意黽勉從事韓詩作密勿語異

而義同也晉樂肇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彊爲文莫今語猶然方言云侔莫彊也北燕之外郊凡言努力謂之侔莫蓋四者因相似義亦通矣方言又有薄努劻勷茲之稱亦爲勉義從王事而不敢告勞臣子之分也所惡者讒口耳劉子政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愠毒讒訴因引此詩向引此詩作密勿意正與箋疏同朱傳訓從事從事當是韓詩爲從皇父之役誤矣皇父之徒正劉向所謂眾枉耳豈從其役哉求媚於權門而不得因爲此怨詞成何品行而夫子錄其詩乎下章我獨居憂又云皇父病之所見亦小矣

噂沓背憎傳云沓猶沓沓案說文云沓語多沓沓從水從曰徐鉉云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從水會意此足暢毛旨矣又案板詩泄泄孟子以爲猶沓沓亦取雜沓競進之意小人爭先獻媚每有此醜態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若以爲怠緩悅從則反其義矣又釋文云噂說文作僔云聚也今說文噂僔二字皆引此詩噂注云聚語也僔注如釋文所引

雨無正

詩篇以意取名者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凡六而雨無正之名尤難解敘云雨無正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箋疏發明其意以爲王之教令甚多而事皆苛虐非所以爲政之道意始曉然敘語簡質詞旨艱深古文類多有此朱子譏其尤無義理不已過乎又永叔謂此詩

七章無眾多非政之義與敘絕異所當闕疑源謂敘此詩者解命題之意原作詩之由如是而已所云眾多非政乃謂詩由此而作非必詩中語悉不離乎此也首章言刑罰不當蓋亦無政之義下遂及人心之離忠言之蔽仕進之危又極其敝而言之何嘗非眾多無政意乎且使敘果出漢儒手何難依傍經文爲明白易曉之語而故艱晦其詞開後世以疑端乎觀此敘愈信其來之古

雨無正首章古注謂天本浩浩廣大王不能繼長其德毛云駿長也致天降此饑饉滅國之災而旻天又疾王以刑罰威恐天下其災更有甚者將及王身王不慮之圖之舍毛云除也彼有罪而伏辜者不加刑戮其無罪之人反牽連相引而偏得罪皆刺王之詞也集傳用蘇氏之說全以天變言謂天不大其惠而降此災如何不圖慮而爲此乎彼有罪而饑饉既伏辜矣此無罪而死亡則如之何源謂詩人刺亂不得專爲怨天之語大抵刺詩之作原以諷切當世俾聞之者因之省悟耳語語怨天豈欲天之省悟乎況使荒主亂臣得委其責矣此章上五句箋疏猶爲煩碎其解弗慮弗圖以下不可易也嚴緝從古義得之

箋疏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爲三義喪也饑饉也斬伐也朱傳總之以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又謂正大夫離居是因饑饉而散此必無之理也離居者自爲遠禍計耳見幾高蹈在下僚則可非大臣所當爲故詩人譏之豈

因饑饉而去乎身爲王臣家有采邑尙不能餬其口豈散去之後反能免其窮困乎

首章釋文云旻天本有作昊天者非也疏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非也孔陸意異而孔得之作旻天者因小旻首句而誤耳埤雅云幽王時始曰昊天疾威繼曰旻天疾威亦據孔立說今注疏集傳經文皆作旻惟石經作昊

朱子因周宗既滅一語疑兩無正爲東遷後詩劉瑾又附和之謂正大夫離居及爾遷于王都之語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隨王遷若使幽王尙在不應言周宗既滅去而挽之當曰還曰歸不應言遷于王都以證此詩是東遷後作似矣而實非也大康雖失位夏未亡也而五子曰乃底滅亡紂雖無道殷未亡也而祖伊則曰既訖殷命古雖昏暴之朝其諱言亦不若後代之甚卽如伯陽父史伯論周之亡皆直言無隱此亦幽王之時也何嘗以不祥語而不出諸口乎況周宗者以周室爲天下所宗也幽王昏亂諸侯不朝天下無復有宗周者謂之旣滅亦宜至王肅述毛以爲先王之法有可宗之道幽王棄之故曰旣滅取義亦優是旣滅語不必待東遷後方可言也又離居出居正與十月末章我友自逸意相合大抵幽王時見幾之士多有去國遠害者鄭桓公王室懿親官居司徒尙寄孥虢鄶爲逃死之計其屬疏而在下者可知也去而復來固當曰還曰歸而言遷亦無不可因一字而

疑之不幾以文害乎至謂東遷之際羣臣懼禍不隨王遷此
尤必無之事西京宮室爲禾黍矣犬戎復出沒其閒羣臣不
歸東都將安歸乎羣臣非王戚卽世族也從王有禍從犬戎
反無禍乎左傳襄十一年周伯輿之大夫瑕禽曰昔平王東
遷吾七姓從王則從遷者亦不少矣又曰若華門圭竇其能
來東底乎則當日人情但有欲從王而力不能達者必無能
從而不欲者也晉宋之南遷也中朝舊臣類皆跋涉千里求
故主而事之古今人情豈甚相遠乎又篇中語有斷不可通
于東遷後者首章之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次章之庶曰式臧
覆出爲惡是也平雖庸暗之君不至若幽之無道況立國之
初人心未固何敢淫刑以逞且肆行惡政哉

周宗宗周見於經傳者不一在西周則指鎬宗在東周則指王
城爲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爲族姓而謂將
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

聽言則荅與桑柔篇聽言則對其義一也鄭箋以此爲可聽用
之言彼爲道聽之言又以荅爲距違以對爲應荅語同而解
異鑿矣當以傳爲正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毛傳云以言進退人也疏申其意曰王好
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則應荅而受之若有
譖毀之言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蓋責王也朱傳以爲責臣云
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荅之而已不敢盡言譖言及己則退
而離居責其恝然於王也如朱說則聽言是己之言譖言是

人之言兩言字不應異解荅字內亦無不盡言之意王信讒言雖欲不退亦不可得何謂忽然此於義皆難通也呂記用其說嚴緝稍易之然不如右注之當

五章毛傳以哀哉不能言爲哀賢人不得言以喻矣能言爲可矣世所謂能言夫曰世所謂則僅見許于俗人決非賢者箋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毛旨右未有以巧言爲善者虞書與令色孔壬竝稱周書亦與便僻側媚類舉小雅巧言篇亦云如簧厚顏而孔子尤惡之屢見於詞豈有反用爲美稱者哉表記詞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之於傳聞耳仲達引以爲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蘇氏云言之忠者世所謂不能言也得之矣

小旻

潝潝訾訾朱傳用蘇說以相和相詆解之益因翕是合義訾是毀義依傍而爲此說也詩義殆不然毛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訾訾然思不稱其上爾雅云翕翕訾訾不供職也夫人臣之職當竭力以効用於上而精白無私以當上心今不惟不爲上用而反爲上患不惟不能稱上意而又故與上違以思爲不稱故謂之不供職也雅與傳殆相發明孔疏以專權爭勢爲患上背公營私爲不稱良然

國雖靡止民雖靡膴毛訓靡止爲小靡膴無訓王肅述毛訓爲少鄭訓止爲禮膴爲法小與少禮與法兩家字訓義各相配孔疏申毛既以靡止爲小矣及訓靡膴又取箋義朱傳以民雖不多訓靡膴用王說矣則以靡止爲小可也乃以國論不定釋之義互相參差矣又案釋文云靡膴韓詩作靡謀猶無幾何然則王以爲少蓋本韓詩

毛傳釋小旻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意本於荀子狎虎語莘谷非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竝無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指也斯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爲自警之詞蓋先言小人謀議不臧議王談聽因又自言當明哲保身未可攖小人之怒文義正相合何必全篇皆言聽謀乎荀毛師弟同堂其詩說應得之面受非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荀果斷章毛豈不知而用爲正解乎

小宛

小宛刺幽王解者紛紛朱傳盡埽諸說定爲兄弟相戒之詩令之詩詞甚爲相似獨天命不又一語終屬難通朱傳曰各敬愼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不懼也惟天子受命於天耳大夫戒其兄弟可妄稱天命乎下復云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首以爲戒仍不能說刺時義矣

脊令鳩小宛之鳴鳩如爾雅之鶺鴒鶺鴒也傳亦云鶺鴒釋文云鶺陟交反字林作鵱是鵱鶺形異而音同矣亦作嘒鳥朝

鳴曰嘲夜鳴曰晓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晓是也鳴鳩好朝鳴矣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鶯鳩左傳之鵴鳩司事皆此鳥陸元恪以爲班鳩非是埤雅及爾雅疏辯之甚明呂記朱傳皆誤

以小鳥不能戾天興小人之道不能成高明之功者毛氏之說也以小鳥何思戾天興王不能自彊鳴鳩之不如者歐陽氏之說也二說雖相反而取義實同然案鳴鳩卽莊子之鶯鳩所謂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者乃斯鳥矣焉能戾天乎則毛傳之義爲允又案許叔重謂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許讀詩而未究其旨故有此誤耳本草言鳴鳩在深林間飛翔不遠當得其眞又與莊子及毛傳合不謬矣名物疏辯之亦同鄙意

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螺蠃負子興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終采菽意似之終負子意此亦彊爲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

式穀似之詩詁以似爲似續之似言王不能治民則將爲能治者繼而有之案詩中似字多與嗣通此解長得之又此章以上四句與此二句文義各相承采爲采菽負爲負螟蠕則似之亦當爲似爾子謂嗣有女之萬民耳鄭云似蒲盧之得子殆未然

螟蠕尺蠖與蠋皆不能穴木惟在樹上食葉尺蠖似蠋而小行

則首尾相就詘而復伸蜎蠕又似尺蠖而青小至夏俱羽化爲蛾

蜾蠃雖名土蜂然爾雅云蜾蠃蒲盧又云土蠭則二蟲也蜾蠃又名細要蠭又名蠙蝑入神農經下品土蠭則見陶氏別錄郭景純曰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此也其細要蠭則陶隱居言其雌號土蜂不就土中作窟但緷土作房者也爾雅蜾蠃蒲盧注云卽細要蠭也俗呼爲蠙蝑詩毛傳及釋文之說亦同是一蟲而四名也宋彭乘著墨客揮犀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于屋壁閒者爲蜾蠃穴地爲巢者爲蠙蝑巢于木及筆管者名蒲盧蜾蠃蒲盧捕桑蟘及小蜘蛛之類蠙蝑惟捕蠨蛸與蟏蛸彭蓋以地中之土蠭爲蠙蝑也至巢于書卷筆管及屋壁者故是一蟲耳蜾蠃蒲盧爾雅毛傳說文皆以爲一物必無誤也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我我王也葢戒王宜與羣臣勤勞於政事日有所往月有所行無止息也歐陽及王氏皆訓爲日月之行甚速與論語日月逝矣同義則我字爲贅矣

哀我塡寡宜矜宜獄言衰亂之世政以賄成窮盡寡財之人無辜被繫在上反謂之宜故可哀也歐陽氏謂因窮寡而爭訟云宜者言其勢不得不然夫致民窮寡雖由上之失道然君子樂道安貧自應處之泰然何至爭訟哉惟無知小民窮以致濫容或有之耳歐陽以此爲宜恐非詩人之旨

小弁

小弁詩朱子注孟子純用敘義及爲辯說則又疑宜曰詩與傳
作皆無據豈因趙岐注及王充論衡皆指爲伯奇事故襄同
無定見耶然二雅所咏必有關于王朝得失吉甫父子私家
之事未必入雅
弁般槃盤字異而音義同皆借用爲樂意弁彼鸒斯以鳥之樂
與己之憂也集傳曰弁飛拊翼貌未知何本
小弁四章箋云栁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魚生萑葦言大者之
旁無所不容也韓詩外傳引此亦云言大者無所不容毛韓
異家而同義矣夫以王者之大不能容一太子使之如舟流
之靡屆會栁淵之不如詩人以此託興直是觸目傷心放子
孤臣情事應爾朱子論興體多主全不取義之說故於此俱
略而弗求遂令讀詩者漠無觀感
析薪地矣說文柮從木也聲音多玉篇亦然釋文柮從手也聲
音修音隨形異其義則同集傳字從說文音從釋文失之矣
黃氏韻會辯此甚明而正韻仍襲朱傳之誤近日俗下書有
字彙者辯詩柮字從木不從手彼未見古注疏也又案柮字
亦作掇俗作扯
巧言
小雅多呼天之語如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浩浩昊天
如何昊天昊天已威昊天大憮之類天字皆稍斷當云昊天
乎葢呼而訴之也古注本如此今皆以爲歸罪於天則非刺
時也乃刺天矣恐無是理

巧言首章兩憮字上憮毛訓大下憮無傳鄭兩憮皆訓傲兩憮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憮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矣朱傳從毛訓大其釋已威大憮云昊天之威已甚矣昊天之威甚大矣二句意兩分不應下句又蒙威字爾雅云愼誠也詩愼字毛鄭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愼爾優游考愼其相猶可釋爲謀愼至巧言兩子愼非誠義莫通矣朱傳改訓爲審可謂巧於諧俗

憮僭二字呂記作憮作譖與諸本異案憮字本爾雅注郭引此詩譖字與僭同音亦作不信解則從心從巾從人從言皆可通也但譖字不應讀側蔭切耳又昊天大憮注疏本作大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今呂記朱傳嚴緝皆作泰

譖始既涵僭字本訓數音朔鄭訓不信涵字毛訓容鄭訓同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皆音隨訓異不可溷也近世僭字皆作不信解而仍讀側蔭切義從鄭而音從毛恐誤呂朱皆有此失惟嚴緝無音得之

聖人莫之毛以莫爲謀朱傳從王氏訓定案莫之訓定者當音貊大雅求民之莫莫與赫矱協韻貊其德音左傳昭二十八年樂記引詩貊皆作莫兩釋文皆亾白反又爾雅釋詁嗼莫字亦與貊同訓爲定則莫貊同音可知此詩莫字協作協度豈同彼莫平釋文云莫或作漠或又作謨是毛之訓謀乃詩之本旨漠謨二字爾雅皆訓謀矣心焉數之箋疏義長矣心焉數之與出自口矣正相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疏義長矣心焉數之與出自口矣正相

反君子之言必再三思惟心知其善然後出之故往來俱可通行小人之言但取口給不必由衷故敢爲大言以欺世知乎此可以得聽言之準則矣歐陽以行言爲道路之言而宋儒皆從之朱傳又以碩言爲善言此於心數及自口二語俱少義趣不如古注之優又碩本訓大轉爲善義殊費力既微且遯遯說文作癳云從广童聲籀文從允作㿥玉篇同又云或作㿥案允說文云㠯也　布火切　曲脛也烏光切從大象偏曲之形今監本從九作㿥非是又案㿥亦作癳漢賈誼傳天下之勢方病大癳

何人斯

蘇與暴箋云皆畿內國名疏謂蘇卽河內溫縣本於左傳杜注也　成十一年而暴則未聞今案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時鄭尙未遷暴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地必近洛意暴亦東都畿內國與又案世本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孔疏皆斥其謬當矣然蘇暴二公之謚因此得傳於詩敘不爲無補

否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案箋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方九切當譖否之義符鄙切當情不通之義矣細玩箋文讀爲符鄙切者得之集傳曰爾之心我不得而知則否字成贅

俾我祇也毛以祇新支反爲病則上章盱病是蘇公自謂鄭以祇

止支反爲安則上章盱病指何人而言鄭說優矣盱祇皆承見我上言一來見我於女何病下言一來見我於我得安也又卷耳之吁此詩及都人士之盱毛皆訓病朱傳吁訓憂歎盱訓望各隨文釋之不知詩之義難盡以文拘也又引易及字林三都賦證望義然易之盱豫古注無訓望者至呂忱左思二人皆後于毛疑毛而信呂左可乎

壎周禮爾雅皆作塤孔疏以爲古今字異案說文壎從土熏聲則壎字較古矣又毛傳土曰壎疏以爲漢書律厤記文此二人各述所聞耳班書後出毛不得襲其語

爲鬼爲蜮蜮釋文或域兩聲音域者短狐也韻會獨取或音謂即顏師古所云魅蠱案文選東京賦注李善引漢舊儀東漢人衞宏著云魅鬼也魅與蠱古字通昔顓頊三子一居若水爲魍魎蠱鬼師古所云魅蠱正指此然漢書人主之大蜮東方朔以比董偃宋劉攽謂短狐淫氣所生朔以指偃正當不必遷就魅魅洵爲篤論源亦謂短狐潛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詩人與鬼竝言若是魅魅則亦鬼耳詩竝言之不已複乎黃說殆未然也又案文選魅鬼之蜮亦音域

有靦面目傳曰靦姤也說文亦同疏引活括音釋文云姤面醜也說文亦同疏引說文云姤面靦也與今本異未知孰是案箋云姤然有面目疏云靦姤皆面見人之貌孫炎爾雅注云靦人面姤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韋昭注云靦面目之貌說文亦以靦爲面見廣雅又訓姤爲靦皆不及醜義況經云有靦

面目視人罔極但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耳竝無可醜之意也今本說文必有誤當以疏引爲正

有醜面目視人罔極言有面目則非鬼蜮也與人相視方無窮極豈能終身不見我益以收全篇之意也案此詩八章言詞煩複要其旨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前四章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其爲飄風皆怪其不來見也五六章兩言壹者之來望其來見也此鄭說七章要之以詛亦欲與之相見面釋其疑也末章又言除是鬼蜮則不可見女醜然而人面終有相見之期今之不來見何爲乎彼反側而抱愧於心所極難者見面耳必欲與之相見彼將無地自容正所以窮極其情也而絕之之意不言可知矣

巷伯

周禮內小臣奄人而稱上士是奄官之長故箋疏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爵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稱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即巷伯已失據矣朱傳又謂寺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竝列于周禮天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未之見乎

巷伯詩是本爲寺人又被讒譖而作朱傳以爲遭讒被宮故作此詩徒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漢書史遷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因有是說耳今案毛傳以經文後兮後之言是必有因而益大之義必因小嫌構而成罪作詩之人當自謂避嫌之不審故引二人之事顏叔子納鄰之嫠婦雖執燭繼薪然人不可戶說是避嫌

之不審也必若魯男子閉門不納則避之審矣疏以爲止證避嫌寺人奄者所嫌不必因男女是明以遭讒爲既宮之後也又末章毛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設遭讒而後宮則踐刑之時尚未爲閽安得自稱寺人耶以此傳之言合之前傳則知毛公意中未必如朱子之說矣至班掾比史遷於巷伯止以同是閽者又皆有傷悼之詞故取以相方耳非謂兩人皆遭讒而被宮也況子長之腐刑出於帝意並非因譖而然此兩者皆非所據矣集傳於篇末引楊氏語以爲說不同而亦有理殆亦不安於前說乎

首章萋斐正言貝錦次章哆侈正言南箕一是形容其文彩一是形容其張大集傳訓萋斐爲小文貌哆侈爲微張貌謂由小文而成貝錦之大文由微張而成南箕之大張以喻緣飾小過致成大罪說雖巧恐非詩意也夫貝錦出於人工其文固積小以成大南箕縣象於天有一定之形何得云由小至大平案朱子之爲此解者殆因鄭箋箕星踵狹舌廣語謂踵狹是微張舌廣是大張而成箕也遂并萋斐二字亦依此立說耳殊不知傳訓哆爲大侈爲有所因故鄭以箕星踵狹舌廣是舌因踵而益大申明傳義則哆侈句已兼踵舌義矣安得分哆侈爲踵狹成箕爲舌廣耶至於萋斐傳訓爲文章相錯明就已成之錦言與有因益大之義絕不相蒙小文之解尤爲穿鑿

哆兮侈兮詩記載董氏逌語謂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說文作𠔃

分咳分詳其文義蓋謂鈔字聲音讀如搶又謂如詩之倏非謂詩作鈔也董誤解說文義矣

緝緝翩翩釋文云緝說文作咠案今說文引詩云咠咠幡幡不獨咠字異而幡幡亦與下章相易其以咠爲聶語又與毛傳口舌聲義別其三家詩乎

皇清經解卷七十二終

嘉應葉　荃舊校
南海潘繼李　新校

皇清經解卷七十三

毛詩稽古編

谷風之什變小雅

谷風

維風及頹傳云頹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風薄指頹風相扶指谷風也頹風力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譏其以焚釋頹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

焚從下而上頹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焚即南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頹焚取象於火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

學海堂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上而下乎注爾雅者止因飄是下墜之名故爲此解然以字義考之飄从禿貴聲禿貌又暴風也隕从丂貴聲下墜也說文玉篇諸書竝同俗通作頹是二頹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隕釋暴風之飄矣毛傳風薄相扶薄當爲迫義谷風飄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愈速喻朋友相規切則德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飄風相扶指谷風特通毛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陸農師曰風之銳而上者爲猋風之旋而上者爲飄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卽猋是也羊角旋轉而上如飴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允協可正景純之誤

蓼莪

莪蒿蔚分之各一草合之皆蒿類辯詳總詁蓼莪詩意主於分言則各一草矣在爾雅莪則莪蘿也蒿則蒿蔽去刀切也蔚則蔚牡蒿也蔽也埤雅莪俄而蒿直蔚粗而莪細形稍異矣然初無美惡之分朱傳云莪美菜蒿賤草未知何據嚴緝據爾雅蔡之醜秋爲蒿及彼注疏蔡蕭莪蔚之類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之語以爲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其取義優矣但次章伊蔚終屬難通不如古注之當

視莪爲蒿猶云看朱成碧也憂思之極精神憒亂之所致也箋

疏此解較爲平正東萊謂裁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亦可通但匪伊二字爲虛設耳

大東

毛以首章爲興故述傳者言以待客之禮喻天子恩施之厚歐蘇釋此謂先王之世侯國富足呂記嚴緝皆從之此賦而非興矣集傳亦云興而絶無發明惟直錄詩語而於上四句中間各加一則字意所謂全不取義者乎然簋有飧鼎有七各一事祇言平矣言直各一義今乃曰有飧則有七如祇則如矢是何理哉

飧七恩施之厚也祇矢貢賦賞罰之均直也所履所視當總且此而言鄭箋分飧七爲所履祇矢爲所視迂矣首章爲全篇綱領下章所譏皆反此爲義而五章以下取譬不一則專刺曠官良以周之盛時布德行政雖出於王亦由在位多賢克舉厥職也幽王之時皇父七子尹氏號石父輩接迹於朝皆巧佞之徒貪殘之子殫民之財竭民之力所謂君子者如此而在下之小人又何所視乎詩人所以顧之而潛然也

小東大東箋云小大言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此解甚自然蘇呂皆從之今以爲東方大小之國失之矣

無浸穫新毛訓穫爲艾則字宜從禾鄭云穫落木名則字宜從木穫落爾雅釋木文陸氏草木疏云今楸榆也其葉如榆從

鄭說也竊謂優於毛矣

鄭箋破經字爲後儒所譏然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改舟爲周裘爲求則非無見也舟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此詩傳寫之時昧者一概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箋云周人之子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能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疏引裳華敘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二語證之正相合

爾雅釋訓皋皋捐捐（輯同刺）素食也夫以瑞玉爲佩（傳云璲瑞也）則居官者也而不以其才之長故曰素食箋疏用雅意釋詩本無誤後儒易之未見其勝也

大東詩五六七章取與星漢詞意反覆鄭以喻王朝官司盧列而無實用正與首章君子所履相首尼古之君子法先王之道賦役平均今之在位者反之故爲曠職也韓詩外傳以南箕北斗喻有位而無其事意正相同今皆解爲望天恤己不見恤而怨之之詞其說始於歐陽不如古義之正矣

報章傳云報反成章疏申之云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織女有西無東不見倒反是無成也義儘通矣集傳改爲報我之章未見其勝且人何德於星而望其報我邪

服雖从舟旁然製字之義會意在車（說文服字注云車右騎所以舟旋）其以車得名者亦有二四馬外二爲驂內二爲服一也詩兩服上襄兩服齊首是也兩較謂之牝服二也詩不以服箱是也箱以容物在兩較之內故服箱相屬成文矣邱氏謂服箱猶駕車

而朱傳從之恐不如毛義之當

啟明長庚毛傳韓詩廣雅皆以爲一星毛傳云日旦出則明星爲啟明日既入則明星爲長庚韓詩云大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索隱引此語）廣雅云大白謂之長庚曹憲注謂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三家之說相符不可易矣自孔疏爲兩歧之解而後儒異說紛紛其最無理者則鄭樵分爲金水二星而謂金在日西故東見水在日東故西見之說也夫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集傳皆指爲金星與毛傳合最得之又案說文启从戶从口開也啟從支启聲敎也明星義取于開依

字當作启

畢有柎兔之畢傳取焉有祭器之畢箋取焉疏兼存二說又引孫毓語謂祭器之畢取象于畢星而掩兔之畢又取象于祭器而施罔焉蓋右鄭也今世則專宗毛說

維北有斗朱傳兼南斗北斗兩說蓋因孔疏有箕斗竝在南方箕南而斗北之語也案南斗與箕皆以初秋昏見於南方直是箕西而斗東耳其爲南北之分雖有之然亦微矣況上章言東西原以在人之東西言則此章維南維北自當與之同意何偏以二星相較而分南北源謂以北斗當之爲允

四月

四月篇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止以爲歎行役嚴緝譏其未

盡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爲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爲敘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闕豈有數月之閒而以爲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二祭已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疏言敘傳不及征役則誠然矣至謂一時未久而引文王采薇詩相較則非也文王之出師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雖久何傷至若幽王之無道不恤下情當時被役之人必有不能堪命者豈論時之久暫乎一時不祭猶以爲怨則秋冬兩祭俱廢其爲當怨不言可知詩語互文相備往往有之矣敘傳雖不言征役然詩人託興恆據眼目覩爲言六章溯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于棐欲其如晉請平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如晉叉孔叢子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解歷有明徵仲達譏之過矣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漢唐宋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夫以己身遇亂之故至詈先祖爲匪人雖郤夫傭豎不忍出諸口豈有詩人之溫柔敦厚而作是語哉解者何弗思也孔仲達既指爲悖慢之言而復曲爲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爲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

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節南山詩昊天不傭昊天不惠鄭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又爲不和順之行又昊天不平箋亦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巧言篇昊天已威昊天大憮箋亦云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皆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訴之也此詩先祖亦是呼而訴之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耳宋儒釋經但求詞氣平正其以匪人屬先祖宜也鄭氏知解昊天爲呼天不知解先祖爲呼祖豈天不可詈而祖獨可詈乎又此特依鄭義爲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爲行役思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

胖字三見詩采薇生民二詩傳訓爲遲四月詩傳訓爲病今案三詩之胖義訓既殊字形亦異訓遲之胖與菑通前於采薇詳之矣其訓病之胖則本作痱文選謝瞻九日詩注李善云韓詩曰百卉其胖薛君曰胖變也謂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胖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痱不作胖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又案胖菑痱三字皆可訓爲遲但論其本義則胖是足肚菑是枲實痱是病說文云風病各不同詩三胖皆借用也

爾雅釋詁廢大也四月詩廢爲殘賊毛傳云廢怏音誓也以大爲怏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旁釋文怏本又作大此是王肅義疏亦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則怏爲大之誤信矣又箋

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案快訓慣習箋語竝無慣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爲殘
賊也是康成箋詩時原據傳中大字爲說耳鄭王之述毛本
同孔陸皆以爲異殊不可解

北山

華谷辨詩有三杞以小雅之四牡杕杜四月北山此四詩之杞
皆枸杞然惟四牡四月毛訓枸櫃杕杜北山無傳杕杜箋云
杞非常菜北山箋云杞非可食之物則以此二杞爲枸杞未
必毛鄭意陸疏謂枸杞春生可作羹茹安得爲非常菜不可
食乎

北山詩旅力方剛毛鄭旅訓衆書秦誓旅力既愆孔傳亦訓衆
李氏疑此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一人之力不得云
衆力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傅毅傳注
爲證訓旅力爲陳力於義亦通嚴緝云秦誓夏氏解云衆力
如旦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
案華谷斯言得之集傳曰旅膂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
是膂乃脊骨人之背脊非用力之處以力屬膂取義既疏又
古膂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从月从旅旅本五百人之名
从旅者偃从从俱也故爲衆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
謂膂通作旅人之一身以脊骨爲主故曰膂力此特因朱蔡
而附會非典也

北山詩連用十二或字各兩或意自相反首二或燕與瘁反也

次二或息與行反也又次二或逸與勞反也又次二或舒遲與促遽反也又次二或湛樂與畏咎反也終二或閒暇與冗煩反也其叫號之義毛訓呼召孔申之爲徵發呼召故釋文號字讀去聲協平聲夫徵發呼召正劬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爲安逸也今號字讀平聲言深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

鞅掌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旨同也其釋鞅爲負荷掌爲奉持正促遽之實促遽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耳孔云意異殆未然

議事易而任事難議事者立身事外任事者置身事內此出入風議與靡事不爲所以一暇而一勤也又箋云風猶放也則應如字而釋文風音諷與鄭意異而鄭音風乃風逸之風與上出入爲類如陸音風乃風刺之風與下議爲類風刺義較優矣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敝以爲大夫侮將小人此與荀子大略篇引詩合又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亦同敝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集傳以爲行役勞苦之詞恐非是朱子說詩每執詩詞爲準此篇詩詞何嘗有行役意乎大車牛車也以任重非行役所乘也況是與非賦也

不出于頿集傳曰頿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案說文耿耳著頰也从耳炷口迥切省聲頿火光也从火頃聲

玉篇頌火光也亦作耿益無小明之訓錢氏詩詁始創爲此解朱子用以釋柏舟彼耿耿重文爲貌狀之詞猶可通施於此詩則當云不出于小明成何語乎鄭箋云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此與冥冥正相應義本優不必易也

小明

詩名小明鄭以爲幽王日小其明而歐陽氏非之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明上天故名篇者加大小於明上以記別也蘇氏亦謂小旻小明所以別於大雅之召旻大明小宛小弁亦然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問耳案此說非是觀書金縢言公爲詩名之曰鴟鴞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秦人賦黃鳥國語言衛武公作懿戒可見作詩時篇名已定

康成云闕眡敘箋二百十一篇竝是作者自爲名斯言信矣大雅之大明作於周之初年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加大以記別哉且詩篇重名固甚多矣雅之杕杜黃鳥谷風甫田名皆與國風同而白華之名兩見於小雅國風之柏舟無衣則亦兩見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獨不爲記別也然則小之爲義縱未必如箋疏所云至若歐蘇二家以爲別於大雅萬無此理矣又案小旻小明鄭皆有訓釋以小旻所刺比於上二篇爲小故取名於小此與日小其明之說俱迂曲難從小宛小弁鄭無發明疏推其旨以爲鳴鳩鶺鴒斯皆小鳥而甚樂歎宜自王才智卑小似鳴鳩之不能高飛鶺鴒斯小鳥而甚樂歎宜自之不如意較平正可用

小明首二三章皆紀節候首章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次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燠又此兩章皆云歲聿云莫述毛者皆以二月爲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卽指始行方除方燠卽是二月鄭以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燠爲四月釋昔我往矣爲初到艽野則與毛異也今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唐風日月其除自指歲莫不指二月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燠述毛者未必得毛旨矣不如鄭讀除爲余引爾雅四月爲余除余字異音同且與下章方燠相應也孔疏曰洪範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得之矣然鄭謂二月始行四月到艽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既到時訓往爲到不

太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是巳月始行至丑月尚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指未得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燠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巳由暑迄寒矣暑卽方除方燠寒卽二月初吉也歲聿云莫與蟋蟀歲聿其莫同彼疏以爲九月聿訓遂遂者自始向末之詞歲莫在十月九月實未莫故曰遂莫言自此而向莫也是巳九月暑退而寒來亦追憶之詞也二月爲建丑之月故首句云明明上天爾雅冬爲上天而丑月於夏時爲冬作詩者指所見之天以起興爾既以上天起興因述所至之地紀所値之時而總計其離家之日以起下憂畏之意首章次第如此二三章又追數始行之期

兄離家之久不過卽首章意曲暢之耳然則首章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自言西征而至艽野不言始行也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是當二月朔而追計其已歷寒暑不言二月始行也鄭云二月朔始行誤矣二三章昔我往矣是言始行鄭又誤以爲往至艽野後儒多取毛而舍鄭然但知鄭訓我往之誤不知其二月始行之誤故皆以方除方燠爲二月而不顧義之難通也或執詩無周正語謂二月是卯月夫以夏正言之必丑月方歲莫聿莫爲遂莫月當建子冰壯地坼之時安得有蕭可采菽可穫哉

鼓鐘

毛鄭釋鼓鐘篇皆以爲幽王作樂於淮上歐陽疑史無幽王東巡事逸齋辯之以爲史與經異猶當舍史而信經若史之所缺幸存於經豈得反疑經而信史詩緝亦言古事固有不見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卽史也斯皆篤論胡一桂謂成王時徐夷淮夷已不爲周臣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得作樂於淮上吁謬矣幽王十一年中巡歷游幸之事胡氏能一一數之如後代實錄起居注乎不然何由保其不一至淮徐也又淮夷徐夷之在周特叛服不常非終不爲臣也成王時淮夷徐戎竝興伯禽伐而平之矣（見書費誓及史記魯世家又通鑑外紀云成王二年周公定奄及淮夷）未嘗不臣周也常武詩宣王親征淮南則疆理至于南海王自征淮北則徐方來庭詩有明文胡未見乎

鼓鐘咏淮水首言湯湯繼言三洲毛傳云潛潛又繼言三洲毛傳云潛潛猶
湯湯三洲淮上地名初不分水之盛衰先後也且此三章止
刺奏樂之失所耳非刺其流連忘返也蘇氏曰湯湯水盛也
潛潛水流也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與
毛意異集傳解潛潛與三洲皆祖毛說又引蘇語以繼之殊
少畫一矣又蘇說雖新巧可喜然釋三洲則於義難通爾雅
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可居之地必有人民室廬若水落而後
見直是出沒水中沮洳之場耳非可居之地也何得謂之洲
乎

懷允不忘懷至也用禮樂得其宜至信而不可忘與次章不回
三章不猶皆指淑人君子言箋疏本無誤也集傳用王氏說

以為思古之君子不能忘則是作詩者自謂與下二章文義
不倫矣況思者正是懷耳經文允字不已贅乎又案懷之為
義最多思也和也安止也至也來也皆見於詩傳箋各隨文
釋之宋儒必欲概以思之一義故往往不得詩旨

鄭樵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鼓鐘之卒章謂凡奏樂有四節首
節升歌三終此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節間歌
三終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
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也吁鄭之傅會一
至此乎眞詩禮中無文手矣彼所據者鄉飲酒禮燕禮二篇
文耳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節惟此二篇為詳其見於鄉射
大射者則已略此乃鄉國禮也非王禮也又詩三百篇皆可

歌也其見儀禮而入樂者二南各三小雅共十二及新宮肆夏陔勺等數詩外餘不概見至文王清廟振羽九夏湛露彤弓諸詩所用稍見於周禮禮記左傳而儀禮弗載焉蓋具於亡篇而今不可考矣鄭欲執此二篇之文盡周家奏樂之制可乎哉鼓鐘所咏天子作樂之事也其爲朝聘燕饗雖未可知要必非鄉飲酒與侯國之燕也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與鄉國同也區區以二篇之文傅會而爲之說陋矣其言笙磬雅南俱不合古義辯見下條

笙磬同音孔疏申毛以笙磬爲一器其申鄭以笙與磬爲二器案傳訓笙磬爲東方之樂明是阼階之笙磬見大射禮則笙乃磬名信爲一器矣至箋之分爲二器未見其然也箋不解笙磬意必同毛其釋同音云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亦與傳四縣皆同語意相合孔特見箋言八音故分笙磬爲二使與鐘及琴瑟備金石絲匏四音以當八音之半耳然未必是鄭意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允矣鄭以雅爲萬舞與籥分文武異於毛不可從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南是二南舛謬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得于南國周召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竝列于六義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之樂左傳之南籥襄二十九年杜氏

以為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又案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東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韶任朱離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韶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義皆然矣又有辨詳總詁

集傳僭協七心反案釋文僭字有七念子念楚林三反其楚林反沈重音也與琴音二字韻本同不必用協

楚茨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都人士黍苗瓠葉凡十三篇敘皆以為思古詩其可指名者楚茨四篇思成王魚藻思武王黍苗思宣王也此三王者一開創一守成一中興皆周家令辟尤詩人所不能忘情者矣其餘敘稱古王不知何屬要以三王而外有道之主僅有康王詩人所指當不外此惟黍苗則兼思其臣都人臣瓠葉又思及其民

楚茨以下十篇朱子辯說謂其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敘以為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似矣然詩人寓意深遠固有不可泥其詞

者采薇出車杕杜多嗟怨之詞行露摽梅野有死麕少和平之語列於正風正雅可謂刺詩乎安在楚薠十篇不可爲刺也又人當衰亂之時道大平之樂必言之娓娓不休班張之賦喜述西京之盛時元白之詩多咏開元之勝事皆此意也楚薠諸篇所言祭典之肅農政之詳錫命之有章禮文之必謹報功恤賢之厚仁民愛物之恩詞煩而不殺感歎無窮之情已躍然言外矣當日思古非一人作詩亦非一手十詩者特一斑爾乃訝其多乎

朱子又云楚薠詩精深宏博何得爲變雅斯言誤矣風雅之正變分於時之治亂不分於詞之工拙也風之七月雅之六月斯干諸詩其精深宏博不減於楚薠何以皆列於變詩且三百篇皆經也不論正變爲經一也安得粗淺儉陋之詩而以爲經哉

采薠肆夏先鄭注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爲逸詩惟玉藻趨以采薠康成注云薠當爲楚薠之薠蓋謂薠音當讀如薠耳孔疏云音同耳其義則異非謂采薠即楚薠詩也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楚薠即采薠豈誤讀康成注乎何闇於文義至此

詩緝言詩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是酸棗楚薠以棘配薠青蠅以棘爲樊必非酸棗當是爾雅之荼刺案荼刺注云艸刺鍼也方言云凡艸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閒謂之棘合此二文荼刺信有棘名矣又方言注云楚詞曰曾枚剡棘亦通語耳橘頌意本謂橘枝有刺

若棘而景純引之正見凡艸木有刺者皆可名棘也則二詩之棘當泛指艸木刺人者

神保是饗毛云保安也鄭云安而饗其祭祀未嘗合神保二字爲鬼神稱號也朱傳既從毛訓保爲安又云神保蓋尸之嘉號則又非毛義劉瑾申之曰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耳神豈眞降其身耶朱傳又引楚詞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稱朱子又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身則巫而心則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案此誤尤甚尸至尊將祭始卜而得之巫賤役有常職豈可令爲一乎周禮有司巫乃羣巫之長也其秩中士而已不敢與祝史比肩況尸乎又案楚詞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貌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則靈保二字古人原不用爲巫號

毛訓肆爲陳將爲齊音劑謂既殺而縣肉於架分齊其所當用此未熟時也鄭讀肆爲剔言剔其骨體於俎將則奉而進之此既熟時也義各有屬不可互易朱傳肆從毛將從鄭於事爲不次矣

爲俎孔碩鄭解爲從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爲是薦熟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然鄭以碩爲肥碩亦通案俎之爲用多端有薦腥之俎薦爛余廉切之俎薦熟之俎又有所其靳二音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名從獻之俎鄭解肆將爲肆骨體而進之則薦熟之俎已具上章此章之俎謂之從

獻與燔炙合爲一事亦有理也

我孔熯矣毛以熯爲敬與爾雅同此古義也呂記從說文訓乾

此乃熯字常訓與詩意遠矣集傳訓竭蓋欲彊通乾義於詩

也夫敬而不愆於禮文義甚順何必以筋力既竭見盡禮之

難哉嚴氏引王風熯其乾矣左傳外彊中乾語以證竭義尤

費力

既匡之匡箋訓爲筐蓋筐乃匡之或體鄭非改字也匡本訓飯

器从匚音方受物之器㞢音皇聲今作匡隸省也

楚茨所咏皆天子祭禮也儀禮廢缺天子諸侯祭禮無存焉故

箋疏引特牲少牢士大夫禮推類以明之如燔炙受嘏利成

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禮載周禮戴記而亦見於此詩者則如

剝亨祭祊鼓鐘送尸之類是也朱子據少牢嘏詞遂判此詩

爲公卿力農奉祭之詩不知少牢禮乃侯國大夫所行非天

子公卿之禮也又謂天子詩不應列於小雅夫小雅諸篇何

一非天子詩哉

鼓鐘送尸鼓與鐘二器也疏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已周禮鐘師

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肆夏其一也尸出入奏之雖鐘鼓偕

作仍以鐘爲主故謂之金奏而掌以鐘師此王禮也集傳以

爲公卿奉祭而復用鐘師文以擇送尸自相違戾名物疏駁

之允當

信南山

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咏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山敘有

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會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稱然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者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創時武功多於文治禮樂制度尚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始號太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康王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

我疆我理傳云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云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又云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案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成二年）杜氏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緜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為大界理為溝塗劉氏以疆為夫畛塗道路理為遂溝洫澮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若論字訓則攻工記有水屬理孫之語劉氏較勝焉

皇清經解卷七十三終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庚申補刊

毛詩稽古編

學海堂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甫田之什變小雅

甫田

朱子譏小敘謂甫田敘用自古有年生說大田敘用寡婦之利生說瞻彼洛矣敘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裳裳者華敘用似之二字生說桑扈敘用彼交匪敖生說總謂其傳會詩語以欺後世也然小敘之文不與詩類者多矣彼果欲傳會何不每篇用一語以生說哉且敘語不類詩者朱子既以詩無此意置而弗用其類於詩者又有生說之疑亦太苛矣

楚薠信南山甫田三詩敘皆以爲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敘

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爲敘專以此立說斯深文之論矣案小敘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禹理或然矣敘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哉

甫田詩毛鄭異解後儒又於毛鄭外立說紛紛雖亦短長互見要不及古注之優如今適南畝以爲王之觀稼攘其左右以爲饋饁之物者子由之說也烝我髦士以爲進髦士而勞之兩農夫之慶以爲賴農夫之福而年豐者紫陽之說也文義俱可通但詩人立言當有次第首章言大古豐年之美成王農政之詩次章又備述報祈之禮至二章始及省耕勸農之事耳今適南畝即解爲王之親行則曾孫來止一章不已複乎適南畝不指王則烝髦亦非勸勞矣賴農夫之福而有年歸美於下誠爲厚意然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古有是言矣不聞兆民有慶一人賴之也惟攘取見上下之相親摹寫情事雖稍嫌其纖曲而較之王述毛鄭易傳之解差爲自然源謂首章傳義不可易矣餘三章則鄭近之其攘嘗二語姑從近義可爾首章鄭易傳義而孔疏是之然鄭惟說十千合一成公田之數似勝耳毛云十千言多也王肅孫毓皆從之其以甫爲丈夫以取陳爲賒貰世射二音以介爲舍皆彊立異也甫父雖同義然以丈夫爲田名則太迂不如傳謂天下田即大田之義也亦甫田雅甫草傳皆訓大大實甫之恆訓矣補助固有常典但盛世家給人足民或無藉於賒貰不如傳言尊者食新卑者

食陳別其老壯示孝養之道也七月詩農夫亦指少壯言老者不任耕作之勞故專目壯者爲農夫耳至以介爲廬舍字訓無本尤屬臆說不如王肅述毛以介爲大止爲定言治道所大功所定止益太平年豐治功所以美大而成定也生民傳亦云介大止定正義本此

韓詩外傳及漢書食貨記論井田之法皆以爲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皆以爲然而甫田孔疏據孟子之言以規其失謂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言八家皆私百畝家取公田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同養公田又謂郊外用助法是九之中

稅一國中用貢法是十一之中稅一內外通率爲什一故謂之徹班固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諸儒皆襲其謬鄭氏匠人注竝無此說俗以鄭意同於諸儒又失鄭旨源案孔氏此言非篤論也公田百畝私田百畝孟子舉其大數耳野外之廬以便田事七月亟其乘屋信南山中田有廬及此詩鄭箋解攸介爲廬舍皆指此也非公田二十畝將焉給之同養者就公田百畝統言之耳分治共治俱可言同不必八家聚於一處也況共治則推諉易生分治斯勤惰可考若論立法之無弊則分治善矣至於郊外國中通率爲什一於義則尤疏

九而稅一十一而稅一多寡相懸既非王者無偏之政又國外百里爲郊郊以內所謂國中而用貢者也其地僅方百里

者四耳王畿千里爲方百里者百而什一而稅一者才居百之四其餘皆九而稅一通率之安得爲什一乎禮記正義亦孔氏所定也其釋王制公田藉而不稅仍約孟子樂緯之言以爲八家共治八百八十畝以外二十畝爲井竈廬舍意與漢記同蓋亦不能守其一說矣

甫田次章所言祭典凡五社也方也農夫之慶則蜡與臘也御田則始耕之祭也社祭土神必與稷俱方祭五官之神蜡祭百物臘祭先祖五祀始耕祭田祖社方在仲秋蜡臘在孟冬皆報祭始耕之祭以孟春吉亥行之則獨爲祈祭此章先言報後言祈合兩年之事相爲首尾其猶信南山之由雨雪而及霢霂與生民以興嗣歲之義乎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嗇也案田祖一神而名不同周禮大司徒謂之田主籥章謂之田祖禮記郊特牲謂之先嗇皆指神農也籥章又有田畯非此詩之田畯即郊特牲之司嗇皆指后稷也則田祖田畯乃二神矣至七月甫田諸詩之田畯毛云田大夫今之嗇夫噫嘻頌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也非神也王安石云生而爲田畯死而爲田祖謬矣古今來爲田官者多矣安得死便祭之乎且田祖是神農於田神爲最尊安得田大夫即其前身乎

朱子疑楚茨四篇爲豳雅因甫田次章擊鼓以御田祖語與籥章文合也然此四詩言祭多矣曰先祖曰皇祖曰社曰方何嘗專樂田祖哉所述器名有鼓鐘琴瑟之類不言土鼓也況

與公卿之說又自相戾矣

以穀我士女毛以穀爲善鄭以穀爲養鄭義允矣穀士女文承上章烝我髦士善義已具不必複

穆黍下養義較相屬焉又上章烝我髦士善義已具不必複

出也集傳兼二義而主於養得之

曾孫來止鄭云出觀農事其爲耕耘穫時未可定也集傳以爲來饁耘者則確指耘時矣豈據下文禾易長畝語即夫易而治理長而竟畝信爲耘所致然易長之下復言善有成而大有乃秀實義不又似穫時乎

如茨如梁毛云梁車梁也孔氏申之引孟子之輿梁謂梁能容車渡則必高廣故以比禾積劉瑾釋朱傳以爲即小戎之梁輈豈別有據耶然梁爲輈上句衡其高廣能幾何舍其容車者而取喻於車上之一物非詩人夸美之旨矣

大田

古人樹穀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每歲命田官講求之以令於民故隨土之高下肥瘠皆可以藝殖而地無遺利大田詩首言既種正其事也箋引月令季冬民出五種證之疏又引月令孟春之月善相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及周禮司稼辨種種草人物地相宜之文可見古人農政之詳密矣後世不講農政稼穡之事任民自爲之彼老農雖精於其業然見聞不越鄉曲豈能遍歷天下訪求百穀之種而樹之乎周禮職方氏言荆揚二州宜稻要止約略其大概耳其閒地固有高阜者自應雜樹他穀也近日江南之民止恃稻爲食一值旱暵

高鄉輒告饑此宜有變通之法也源謂今北土所謂小米黍
子卽古之黍稷粱秫也當多取其種試其與南土相宜者凡
山原遠水之地則樹之以爲常其下田仍以蓺稻則饒墝可
化爲菑畬而水旱皆無患矣是在士大夫及豪富有力者倡
率之以爲民先耳

曾孫是若鄭云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於義允
矣蘇氏改爲順王所欲殊無意味然諸家多從其說

方皁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若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
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茂已異於前章庭
碩中矣又堅好卽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爲極畝
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生房謂孚甲而未合
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此
詩之方皁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先有
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皁也毛云實未堅者曰皁故雨詩皆
以堅好繼之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云炎火者盛陽也孔氏申之以爲四者
盛陽氣熾則生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蓋明君出而爲政蟲
蝗不生詩人歸功於田祖之神言若爲我驅除之云爾後人
緣此乃立焚蝗之法謂之善於斷章則可若用爲正解則秉
畀者乃人也非田祖之神也與詩語戾矣集傳以爲古之遺
法如此殆不其然

詩中祁祁凡六見采蘩訓舒遲七月出車元鳥皆訓衆多韓奕

訓徐靚大田訓徐諸訓惟眾多稍遠餘皆不離舒徐之義嚴緝辭之詳矣案震霖言其小祁祁言其徐小雨必徐徐則入土深而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太平之世雨不破塊者是也然北方所藝多黍稷粱秫故宜此耳若荆揚惟恃稻爲食夏月插蒔非翻盆大雨則農夫束手信乎土俗各殊難以一概論也

此有不斂穧疏云定本集注穧作積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笆亦音穧是同一集注也孔以爲穧作種董以爲穧作笆矣集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眞也

來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禋祀四方之神此箋疏之義後儒莫有易之者獨董氏自立說謂隨所來之方而禋祀之誤矣案曲

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即月令四時迎氣之禮此一時各祭一方也周禮大司馬秋獮致禽以祀祊乃仲秋而報成萬物注引詩以社以方證之此一時俱祭也若隨所致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不合恐無此禮

田家饋饁乃其常事非以夸示觀者集傳云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乃與其婦子饁彼穫者然則曾孫不來農竟終日不食耶且穫者即農夫也相告者何獨不穫而饁也皆所未解其以爲饁穫豈因下文方祀乃仲秋事乎較之甫田之饁耘差有據矣

集傳以山有樞爲荅蟋蟀以破斧爲荅東山以大田爲荅甫田以裳裳者華爲荅瞻彼洛矣以鴛鴦爲荅桑扈以采菽爲荅

魚藻以既醉爲荅行葦以假樂爲荅鳧鷖何周室君臣上下
唱酬之盛也至楚茨等十篇朱子以爲如出一手則甫田已
下六詩乃一人所作又分爲一贈一荅是自相矛盾矣

瞻彼洛矣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詳見吉日此洛水卽禹
貢之漆沮而亦瞻彼洛矣之洛也詩人託興多取目驗爲言
幽王變雅作於西京當指雍州之浸以起興矣故毛傳云宗
周浸澧水鄭亦以爲水之灌溉爲明王恩澤之喻也王氏以
爲東都之洛非是

韐本作鞸左从市音弗韍乃韍與鞸皆祭服而異制者大夫以
上服韍士則無韍而有鞸制如榼而缺四角其色韍見說文謂
之爲韍鞸其非祭則通服韠然則韠也者士及大夫以上所
同韍鞸也者士之所獨也以配爵弁見於士冠禮故韍鞸有
爽鄭訓爲諸侯世子未曾命之服王氏據周禮兵事韋弁服
及左傳韍韋跗注之文而改訓爲戎服恐不然也案周禮司
服凡兵事韋弁服鄭云以韍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不言以韍
韋爲韠也左傳跗注或作否注否讀爲幅注訓爲屬謂幅有
屬者杜氏訓爲戎服若袴而屬於跗皆非韠也安得以衣弁
爲韍韋而牽合韍鞸爲一事哉又謂弁韋弁陳氏禮書疑爲
一物元無確據況謂色微黑而韍色淺赤兵事之韋弁必非
韍鞸所配之爵弁禮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韍鞸之稱
惟士得專之耳豈概爲戎服之名哉

鞹琫有珌毛云鞹容刀鞹也琫上飾珌下飾公劉篇鞹琫容刀毛云上曰鞹下曰琫疏申毛以爲鞹是刀鞘之名琫是鞘上飾下不言飾指鞹之體上則有飾可名（疏引公劉傳琫上飾鞹下飾與彼文異當是偶誤）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又引釋名下末之飾曰琫琫卽鞹字鞹正是下飾今案之殆不然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鞹鞹琫（琫珌同）鞹之飾也說文曰鞹刀室也廣雅云鞹鞞（析製二音）刀削也義皆同疏竝無以鞹爲下飾者況鞹爲下飾則珌又爲何物耶瞻彼洛矣傳以琫珌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以鞹琫對言故傳言上下而不言飾鞹非飾也而琫在其上則鞹爲下矣古文簡質不達意未嘗相矛盾也孔氏申之善達毛意亦非彊爲之詞也釋名下末之說殆誤解公劉傳意耳反據以規毛可乎又此詩釋文云鞹字或作琫焉欲合鞹琫爲一字益據此也然說文無琫字玉篇則有之則以爲卽珌字云蒲蠋蒲賓二切書作蠙是琫與珌同不與鞹同也又案杜注左傳以鞹爲上飾韜爲下飾而玉篇同其誤先儒已譏之矣小爾雅宋咸注以珌爲上飾琫爲下飾玉篇廣韻亦以珌爲上飾互有異同俱不足信當以此詩傳疏爲正

裘裘者華

觀巧言何人斯巷伯角弓諸詩幽王之世讒諂盈庭矣動賢之裔因此失其祿位故有裘裘者華之刺焉前三章皆援古以規今也動賢之家子孫相繼而榮顯上之固有譽有慶下之

亦駟馬乘車猶華之裳裳而光美焉惟讒諂不行故如此今則不然慶譽轉爲憂畏乘駟降爲徒步矣故末章盛稱先人之德左宜右有子孫當世享其祿不應見絕也敘所云讒諂之流與

者其虺石父暴辛公之流與

裳裳者華裳卽常字信矣然董氏謂此華卽常棣則謬甚詩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書傳竝無言常棣華黃者集傳既從毛訓裳裳爲堂堂復引董氏語何弗深考與嚴緝訓裳裳爲如衣裳之禮厚亦牽合而無理且引說文訓何彼襛矣爲衣厚以自證又甚不倫衣厚自訓襛不訓裳也且衣裳各有厚薄何得偏爲厚哉

裳裳者華之首章與蓼蕭相似語同而情異矣彼爲躬逢此爲追憶也說詩所以貴論世不可以詞害也集傳以蓼蕭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以裳裳者華爲天子美諸侯之詩殆徒以其詞也夫

傳云似嗣也言先人有是才德子孫宜嗣其祿位以似爲嗣詩之恆訓耳集傳曰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承上文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

桑扈

禮文法度王者所以辨名定分範圍一世不可一日無也故君臣上下守此勿失則尊卑得安其位親疏得遂其情長幼得明其敘家邦鄉國內外大小皆得循其分而洽其歡政令於

是乎成風俗於是乎美中國以安四裔以服天祐之萬邦賴之此非徒一人之樂而天下之樂也樂莫大焉故曰樂胥胥皆也毛云不然鶯然之桑扈猶有文章之可觀人反不如乎三章之戢難君上之有禮文者也末章之思柔匪敎臣下之有禮文者也幽王之朝動無禮文則放恣驕僻無所不爲將何以示軌物保福祿乎孫毓述毛樂胥之旨見孔疏足補閻義猶未醒故聊爲衍暢其說至鄭以胥爲有才智之名迂矣近以爲語詞尤無義趣

萬福來求猶云自求多福古人固多倒語也嚴緝得之集傳曰無事於求福福反求之纖甚矣

鴛鴦

鴛鴦詩四章以實義爲興此又一興體也交萬物有道不僅在鴛鴦之畢羅自奉養有節不止於乘馬之摧秣舉一以概其餘故傳以爲興而箋復廣其義要之祭魚獸而後田漁齊三舉而恒日減亦僅以道其略耳明王惠愛撙節之政固未易更僕數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案爾雅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說本此集傳引張子語曰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左不用而右便故也果爾則爾雅之言妄矣張豈得於目驗乎然目驗之事正難以釋古經也

乘馬在廄乘字毛無傳王徐繩證反云四馬也鄭訓加字云王

所乘之馬疏申其意以爲王所乘是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無事則摧摧芻也有事則秣秣粟也正見其節用二說較論之鄭義爲長

頍弁

朱子辯說譏頍弁敘曰敘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樂府猶如此如少壯幾何人生幾何是也斯言似矣然執此語而欲斷頍弁爲燕樂非刺時終非確證也案詩中燕樂語有卽其實而道之者飲酒之飫飲此淸矣不醉無歸是也有願其然而言之者此詩之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是也美刺不嫌同詞必論其世方知其意此所

以不可無敘也

毛以皮弁在首與王者之在上而鄭不以爲與蓋天子燕同姓則服皮弁故舉以發端言王服是皮弁維何爲乎宜以燕也而奚弗爲鄭解優矣夫皮弁燕服也酒肴燕具也兄弟當與燕之人也兄弟與王休戚相關如蔦蘿之託於松柏皆欲王之明不欲王之暗故未見則恐其危亡而憂既見則冀其開悟而樂其思與王燕飲而諫正之者意在此爾然則此章上六句當各二句自爲偶豈伊異人特起下句於上無所承也集傳之釋此乃云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肴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玩其文勢以實維伊何承頍弁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酒肴各增一乎字使其句法相應同呼

起兄弟匪他斯舛於義矣服弁者王也有酒有肴者又王也
何得歸之兄弟乎又集傳本以此三章爲賦而比輔廣劉瑾
改爲賦而興又比因伊何與豈伊兩相應是興也此未必朱
意然集傳二乎字實貽之誤
蔦與烏俱都了反說文玉篇皆同正韻泥了反不知何義今吳
下土語尚存古音而學子反失之蔦廣雅作槭
爾雅以女蘿兔絲爲一物頖弁傳又以兔絲松蘿爲一物兔絲
之別名又曰唐曰蒙曰王女菟一草而六名也艸木疏辯松
蘿非兔絲後世埤雅爾雅翼名物疏諸書率宗之而爲說其
言甚明矣然草木多有異物而同名者況古今異語方俗殊
稱可勝詰乎女蘿松蘿之名可施於兔絲亦可施於別草不
必執此以概彼也陸以目驗而疑之過矣李善注古詩十九
首於兔絲附女蘿既引陸疏之言又謂古今方俗名草不同
斯語得之
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詞也故釋文期音基朱傳從
鄭解而期無音反殊爲疏忽

車舝

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朱傳以車舝爲燕樂其新昏殆未
講於斯禮乎呂記遵傳得之
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舝昭二十五年以舝爲轄意二字其通用乎舝
舝轄竝見說文舝入舛部云車軸端鍵也兩穷相背从舛爲
省聲爲古文傑字轄入車部云車軸端也从車害聲然則轄既

爲車聲又兼牽義字亦作轄。見節南山箋

今人以閒關千里爲涉歷長塗之稱閒關字本此詩也案毛傳閒關設牽聲聲之義其取於轄乎要之車欲行必設牽既行必有聲矣宋董氏曰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爲聲又爲驅馳本諸此斯語良然

車舝首章與三章詞旨略相同匪飢匪渴忘其飢渴也式歌式舞食忘其酒肴之不美也惟好友可以燕喜而今之燕喜不必好友也惟有德之人可以歌舞而今之歌舞不必有德也皆設爲得季女而喜極之詞

示兒編論景行行止云鄭箋以景行爲明行晦菴以景行爲大路博考經傳景訓大訓明竝無訓慕者自明皇考經攷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爲景慕之說不知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孫此語當矣案孝經攷疏亦訓景爲明但謂法則此明行哲王文義重復又須補出法則之意攷語未爲完善疏之釋攷必欲與詩義合耳不如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又案說文景光也玉篇景光景也皆無慕意廣韻云景大也明也像也光也炤也像義與倣倣相近或可轉爲慕今之廣韻卽唐韻也孝經注成於天寶二年孫愐唐韻成於天寶十年二書之出同時豈唐世景字有倣倣之訓耶殆非也源謂古人采用經文多歎後語如友于詒厥之類皆是孝經攷正暗用行止意耳行止者則而行之箋謂則倣古云云景大也疏申爲遠大之行與箋小異先哲王也又案毛傳云景大也疏申爲遠大之行與箋小異

而大同

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慍我心云慍恚也孔疏言孫毓載毛傳作慰怨也王肅述毛亦云新昏指褒姒大夫不遇賢女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釋文毛傳亦作慰怨也而曰本或作慰安者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今傳云慰安也箋云慰除我心之憂疏云憂除則心安非異於傳肅言非傳旨合孔陸之言觀之可見馬融以前述毛者皆主慰怨鄭爲馬弟子始以安義申毛然孫王及釋文皆作慰怨是唐以前猶安怨兩義竝行也奉敕爲詩疏原以毛鄭爲主不得不伸鄭而詆王由是安義獨行而慰怨之解後儒莫聞聞亦莫信矣源謂慰字說文本有兩訓一曰安也一曰恚怒也恚怒與怨近矣凱風傳慰訓安此傳訓怨字同而義異毛自得之師傳豈拘於一律乎況怨義與韓詩慍義相合安知毛傳詩時經文不作慍乎詩本因褒姒而思賢女通篇極言賢女之可思末仍以惡褒姒結之篇法宛然孫王之說優矣

青蠅

詩三章皆以蠅興讒人初無兩體也集傳分首章爲比下二章爲興劉瑾釋之謂首章青蠅對君子下章以對讒人故比興不同案斯乃晦菴創立之論詩人之比興元不如此（辭詳總詁詩）言君子無聽則讒人之構亂可知言讒人罔極則君子之不宜聽可知興者興其意乎抑徒興其詞乎

賓之初筵

此詩首二章毛以爲燕射鄭以爲大射後儒說詩者或從毛或從鄭或首章從鄭次章從毛此崔集注之說呂記從之皆考據禮文爲言獨朱傳則在不毛不鄭之閒雜取大射燕射之禮源不知其何所折衷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爲言祭則此章是將祭而擇士宜爲大射矣而集傳所引多燕射禮此不可解者一也大射射皮侯燕射射獸侯集傳引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乃獸侯也燕射之侯也將射繫左綱又鄉射禮而燕射如之者也遷樂之事亦燕射之同於鄉射者也則宜以此章爲燕射矣然引大射宿縣之文此不可解者二也樂人宿縣大射之文也厥明將射遷樂於下鄉射之事也既禮文各異宜分別下語爲鄉射矣乃仍蒙大射之文不顧後人指摘乎此不可解者三也劉瑾以爲參約二禮之文夫參約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耳大射之不設縣孔疏論之甚明乃彊益遷樂文於大射下可乎此不可解者四也孔疏引燕射鄉射禮所以申毛意也引大射禮所以申鄭意也然諸侯大射無設縣之事故言天子宮縣階前妨射位須設縣以避之諸侯與臣行禮略不備軒縣不足妨射不須設蓋敘以此詩爲刺幽王則所言當爲天子之大射矣朱傳既不遵敘而以爲武公悔過詩則此章乃諸侯之大射也諸侯大射不設縣禮文可考也集傳顯與立異又不自明其故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既爲悔過而非刺王則所言皆諸侯禮矣集傳之釋大侯既歷陳天子諸侯

大夫士之異復獨舉天子之侯著其制度物色而諸侯反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其能服先儒之心以塞後學之議乎至其從韓詩而譏小敍通義辯之允當茲不復贅

各奏爾能以下鄭所指祭末之禮有三各奏爾能子孫獻尸之禮也手仇入又賓長兄弟及佐食加爵之禮也酌彼康爵子舉觶之禮也朱傳用獻尸加爵二意而康爵二語亦總於加爵中

賓載手仇鄭箋仇讀爲斟案斟从斗旲聲把也旲亦音拘从丩从大目亥也丩目九遇切左右視也从兩目今俗本斟字左俱作奭奭本召公名又加一畫誤矣斟又作酌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毛訓康爲安鄭訓康爲虛而毛義爲允朱傳既從毛矣又引或說讀康爲抗引禮記明堂位崇坫康圭證之以爲卽坫上之爵不知禮注謂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之於上也是亢者猶言舉耳禮疏云亢舉也非圭之名也彼上有崇坫語故義可通若移以釋此詩則將云酌彼舉爵成何語乎又鄭氏注記讀康爲亢乃破字也同一破字見於箋詩者輒痛譏之見於他注者反遷就詩語以合之誠不知何意

俾出童羖箋云羖羊之牲牝牡有角羖羊黑羊也吳羊白夏羊黑爾雅夏羊牡翰牝羖是黑羊牝者名羖說文夏羊牡曰羖是黑羊牡者名羖箋又以羖爲牝牡之通名三說各異案郭璞爾雅注謂夏羊爲黑羖攗音歷又云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然則黑羊牝牡皆名羖也觀箋語可見漢世已然不始

於晉又案吳羊之牂猶夏羊之羖也爾雅云羊牡粉音墳牝牂
若之華傳亦云牂牝羊也而說文玉篇皆以牂爲牡羊則吳
羊之牝牡溷稱信如郭所云矣毛據漢初之稱釋牂故與爾
雅同鄭據漢末之稱釋羖故與爾雅異

皇清經解卷七十四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毛詩稽古編

學海堂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魚藻之什變小雅

魚藻

有頒其首傳云頒大首貌釋文云頒扶云反說文同案說文頒
大頭也从頁分聲則此詩頒字乃其本音本義惟寡字从頒
頒訓分賦要之訓分而讀布還切自有放字專之他典特借
用頒耳徐氏韻補徑讀頒爲布還切而不存舊音疏矣玉篇
符云切又音班廣韻亦有二反

采菽

首章之菽牛俎之芾也次章之芹加豆之菹也皆所以待諸侯

之禮以此爲興乃興之不離正意者

元袞及黼元袞惟上公方可服黼則自公以下至於毳冕之子男絺冕之孤卿皆得服之故詩言及則五等諸侯皆在其中矣東萊祖子由之說以爲專指上公不如箋疏之義爲允

孱沸檻泉爾雅說文皆作濫泉詩檻字乃借也說文濫从水監聲引此詩徐云盧瞰切詩釋文檻銜覽下斬二反從檻字本音然則檻泉之檻但借濫義不借濫音也爾雅濫泉釋文無音反那疏云濫檻音義同兩字音本不同不知那欲從何讀案玉篇濫作灠盧瞰切云涌泉也張揖廣雅濫泉之濫與詩釋文檻字同音殷敬順列子釋文濫字亦咸上聲是濫字二音俱通那殆欲從檻讀也又案爾雅釋水有四泉其三見詩

一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注引公羊傳昭五年直出釋之此詩濫泉是也一沃泉縣出下出也注云從上溜下曹風冽彼下泉是也一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云從旁出也大東有冽沈泉是也惟一見一否爲濊音纖詩所未及

柞字五見二雅釋文皆子洛反惟采菽維柞之枝有兩音云子洛反又音昨說文用昨音然當以子洛爲正矣朱傳車舝才洛反鰋篇子洛反兩存其音韻會止存昨音未當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鄭以左右爲連屬之國集傳以爲諸侯之臣夫諸侯能辨治小國使之循順所以爲有功也若朝於天子其臣從之乃其常事何足稱美哉又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以規悼公裏十一年亦取遠人服從之義

優游之優本從亻丑亦切此詩優哉游哉及白駒慎爾優游是也今惟監本注疏作優餘本俱作優矣二字義亦相通玉篇云優優游也廣韻同又云通作優案佩觿集辯此二字以優爲優游優游優爲倡優誠是矣然說文無優字其優字則訓饒又訓倡已兼二義優游與饒意近俳優於優亦可也今世文典不別用優字矣又案說文優从人憂聲憂和之行也从夂憂聲引詩布政憂憂憂息愁也从心从頁徐鉉曰憂見於顏面故從頁優游義亦近和豈後世以憂代憂用因加亻旁於憂以相別繼又因優優形溷遂并優於優與其信南山之優渥說文引詩作漫

角弓

騂騂角弓釋文云騂說文作弭火全反案說文弭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弭烏全反蓋不引此詩又案說文解用角低卬便也從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息營切是騂自作觲不作弭也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弭而誤引與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有異也

孔疏謂角弓乃別是弓名如今北狄所用於古亦應有之若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僅居六材之一不得以名弓斯言當矣集傳曰角弓以角飾弓也恐非是飾者以爲美觀在既有弓之後耳六材缺一則不成弓角乃弓之體何云飾耶爾雅云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爲名然則弓之飾當以是三者不

聞用角也又案說文弧木弓也弨都昆切畫弓也弱角弓也爾雅無緣者謂之弭郭以爲今之角弓則角弓之別是弓名信矣但角弓見詩雅及說文必古有此器孔謂今北狄所用豈唐世華人已不用乎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義亦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王侮慢老人不念後日年老人亦將侮己也朱傳曰譏人貪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於義亦通案杜少陵詩老馬爲駒總不虛是自嘲其健啗雖老年如少壯時蓋亦有不量力之意焉朱子之解其因杜而引伸之與然少陵用事特斷章耳若詩之正解則箋疏義長呂記從古甚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敎王以敬老之道也箋云食老者宜令之飽飲老者當度其所勝多少鄭以此語釋詩雖鶩俗然善悉老人之情態矣老人氣衰不能飢亦不能多醉曲體其情斯爲敬也爲人子者九不可不讀此箋

猱毛以爲狨屬陸疏云獮猴也說文作玃云玃獮猴也說文云貪獸也一曰母猴又云猴玃也廣雅云猱狙親去切獮猴也史記索隱漢書注引之意皆與陸同樂記注亦釋獶爲獮猴案猨性靜猴性躁樂記獶雜子女正言侏儒倡優戲弄之態必不取喻於靜者矣以猱爲猴當是也猨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爲猨屬孔申傳云猱乃猨之蕞屬非卽猨得之矣爾雅郭注云猱亦獮猴之類又云猱似獮猴而黃則猱與猴別獸與陸意異漢書相如傳顏注云猱乃高反又音柔卽今之所謂戎亦作狨皮可爲鞍

褦者唐世以彼皮爲鞍褦貴賤通用宋太宗始禁士庶戎音不得乘貂毛煙坐見葉夢得石林燕語卽此獸也戎音柔聲之轉耳今貂非獮猴也案貂色黃赤故名金線貂顏語正與郭注合埤雅因其說遂以猱貂爲一獸而與猴各釋殆不然也嚴緝云猱卽王孫此與元恪疏同當以爲正王孫猴之別名也亦名胡孫漢王延壽有王孫賦唐杜甫有覓胡孫詩皆指獮猴又案猱字樂記作獶史記相如傳作蝯當以說文夔字爲正說文云從頁巳止及其手足鉉等曰巳止皆象形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箋疏以雪喻小人日能消雪喻王能誅小人劉向災異疏引詩亦同此義蘇氏訓爲消釋親族之怨因敘有九族相怨語也然讒那擯黜則親睦自敦怨恨之消釋意足該之矣呂記嚴緝皆祖蘇說不如集傳從古注之得也

菀柳

古人釋經不輕信其所疑故左傳引詩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及何以慉我我其收之杜注皆以爲逸詩而說雖小明維天之命三詩者亦不用以爲證蓋詩語多有相同見存者尚然既逸者可知矣朱子據戰國策上天甚神無自瘵也之語欲改菀柳詩甚蹈爲甚神恐非闕疑之道

居以凶矜呂記嚴緝皆解爲幽王所以自居與式居婁驕之居同而引書惟厥攸居語證之以爲古人論治亂每言夫居見君心之所關重也意甚美矣然此詩本旨正未必然鄭云王必罪我居我於凶危之地意雖淺而實得之解古人語正不

必過求深也

都人士

朱子辯說云都人士敘益用緇衣之誤是不然敘縱非子夏作然其來古矣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尼子者七十子之徒與大毛公俱六國時人毛公傳詩敘尼子作緇衣孰先孰後未可定也何知非緇衣用敘而必爲敘用緇衣乎古人文字互相仍襲者甚多易詩書皆聖經亦往往有之敘所謂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當是先正遺言敘詩者與尼子各述所聞著之於書耳又敘意是舉古之節儉駁今之奢淫朱傳謂亂離之後不復見昔日之盛美而歎惜之義稍異若較論之則敘義長也觀詩篇所述並非紛華綺靡之事狐裘充耳垂帶卷髮皆平常之服飾也臺笠緇撮尤儉之至也春秋之世亂離更有加矣晏弁裘服瓊玉笄珈之儀容載於國風及左氏傳者尚燦然可觀豈西京之世反不得見乎況舉古之節儉以駁今之奢淫方是立訓之意所以爲經也若如集傳之說則直是蕭后述煬帝宮女之說而夫子錄之哉

元宗耳何關於世教而夫子錄之美往往與容服言行爲古之所謂有德者必考其實故稱人之美往往與容服言行爲言四者俱有迹而可信也表記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詞恥有其詞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德藏於心行見於事故德必驗之於行也孝經論先王之法孟子論堯桀之異亦以服言行爲言雖不及容而服足兼

之矣都人士首章狐裘黃黃服也其容不改容也出言有章言也行歸於周行也與表記正相合然容服言可飾於外行不可矯於一時也行尤重焉集傳行讀如字周訓鄗京誤矣稱人之美顧略其所重乎左傳襄十四年君子引此詩以證楚子囊之忠杜注忠信爲周意正與毛合毛云周忠信也況以周爲忠信乃詩書之常訓何足爲異而必欲易之

彼都人士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辯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源謂士之稱可通於貴賤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注引此詩臺笠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一則因事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貴者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鄭以士爲民者徒見敘民德歸壹之文耳不知古人言民亦通上下稱之不專指民也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敘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則以五章皆指長民者言何不可哉

綢直如髮傳云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蓋內密而外正又始終不渝見女德之盛耳後儒貪取髮字立說故求巧而反拙朱傳訓爲髮之美既

於如字難通嚴緝用解頤新語說謂此女之髻密而且直如其本髮不用假髻以爲高髻此亦未然案此篇除首章而外下四章皆以女對士言若從毛義則二三章皆言姓行四五章皆言容飾若從鄭說則獨直咏其姓行尹吉稱其氏族卷髮美其儀容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承帶髮二意而咏歎之不與上三章一例也朱傳反謂以四章五章推之當言髮之美殊不知尹吉一章閒於其中何獨不倫耶況四章五章士言垂帶與女言卷髮同也此章之士何不亦言垂帶而言臺笠緇褐耶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訓尹爲正孔疏申之以爲正直而嘉善蓋以性行言也鄭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爲姞其乙切云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其說亦通但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一稱其氏一稱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婣婦人必稱其姓未有獨舉其氏者源意尹吉二字是專有指目之稱古者以姓稱婦人必有所繫以別之或繫姓於謚莊姜定姒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國韓姞秦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氏則有舉其父母家之氏字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氏者夏姬欒祁之類者狐姬孔姞之類是也有舉其夫家之氏者夏姬欒祁之類是也周之盛時必有姞姓之女嫁於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姞故詩言謂之明是本有是人而指目之詞猶曰彼大家女子有號爲某人者云爾尹乃少皞氏

之後已姓若莊述兩姓之女則當云己吉矣

謂之尹吉畢竟傳義爲長二章綱直三章尹吉皆言性行之美

也士德之美詳於首章女德之美詳於二三章美是人者固宜詳於德矣康成之易傳祇因謂之二字未安耳然尹正吉善是美德謂之云者言人稱其美德如此於文義何礙況幽王時尹爲大師蹶惟趣馬二氏正當盛時其女子之都雅嫻麗豈必不如曩昔而顧云不見哉

我心苑結苑本作菀說文云从艸温聲於粉切引左傳菀利生

孽昭十年積也又滯也詘也俗作蘊此詩苑結及禮運大積焉而不苑皆作苑詩釋文於粉反徐音鬱又於阮反禮釋文於粉反鄒素冠蘊結釋文亦紆粉反當以此反爲正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箋云帶於禮自當有餘髮於禮自當有旟可見一衣帶之微一笄總之末皆有禮法存焉而古王制禮之嚴都人守禮之恪俱隱然於言外詩人思古之意如此所以有關於人心世教也蘇氏曰古之爲容者從其自然而非彊之是惡知禮意然猶有不致飾之義焉朱傳曰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直爲豔體之佳句矣

采綠

敘云刺怨曠也蓋謂刺時之多怨曠者也則刺怨曠者正刺幽王後申言之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刺怨曠者正刺幽王也鄭氏不會敘意釋之曰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此誤矣彍弓綸繩特託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

情豈眞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興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永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朱子辯說謂此詩怨曠者自作非人刺之駁敘興遵敘異而誤解敘意則同又謂非有刺於上則害義尤甚征役頻興室家睽隔民生愁困誰實使然上之失道不言可知矣猶云非刺則是君之於民竟可秦越視也而元后父母不反爲妄語乎

藍箋云染艸也案其種有五菉藍堪染青蓼藍堪染碧惟馬藍可作澱三者華實相同而葉稍異蓼藍葉如蓼菉藍葉如白菉馬藍葉如苦賈蓼藍葳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馬藍見爾雅郭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也又有吳藍本藍與諸藍不同而皆堪作澱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疏申其意以爲舉近以見遠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爲恨況日月長遠乎此解優矣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無此禮故改訓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殊不知作詩者借禮爲言端耳豈實指采藍婦乎朱傳同案詹訓多言至乃借也然義出雅傳以五日歸恐未必然

傳云詹至也爾雅釋詁同傳曰詹與瞻同吾未敢信瞻借詹雖史亦云古矣不誤也朱傳曰詹與瞻借詹雖史記有之周本紀然至義自通不必改訓況詩中瞻字甚多何采藍閟宮二篇獨去偏旁哉

韔弓綸繩箋疏以爲婦人因夫不歸悔當時不與之俱往此必
無之事而或有之情也作詩者探其情而言之耳後儒以妨
於義改訓爲追想君子在家之事說可通而趣味較短

黍苗

周家十臣惟太公之後有桓公召公之後有穆公皆克紹先烈
周公雖元勳其子孫不及也然穆公之乃心王室忠貞勞勩
尤非桓公所得比騶諫厲王又脫宣王於難而以子代之及
王立復爲之平淮夷城謝邑上能宣布王德下能慰安衆心
穆公先朝舊臣年高望重盡悴事國不敢告勞眞無忝厥祖
矣故當時旣咏其事而奕世之後猶歌思不忘有黍苗之篇
也皇父作都於向黎民之田徹民之屋雖由幽王之闇然使

得大臣如穆公者董其役則任車牛必有其制告成歸處必
有其期何至大爲民患哉此黍苗篇不徒刺王又刺其大臣
也敘云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詩旨良然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鄭分爲四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
將車者有牽傍（去聲）牛者駕車之牛在轅中此將車者事也所
謂我車也其在轅外者須人在前牽之在旁傍之所謂我牛
也集傳易我牛之訓曰牛所以駕大車也豈以我車爲駕馬
乎案鄭氏牽傍之說本於周禮牛人及罪隸之文詩疏引之
有明徵矣焉用更新乎

原隰既平疏言五土有十等獨原隰最利於人案爾雅有十土
其可食者三隰也（下濕平也）大野（廣平）原也（高平）陸也（大陸）阜也（大阜）陵也（大陵）

阿也大陵七者非沮洳莽沛卽險阻墝埆非樹藝之地原也可食者阪也陂下者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而食原隰之名凡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傳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謂原隰最利於人亦指斯土

原隰阪皆可食而原隰尤利人先王疆理所獨詳也故周禮夏官之屬設邍古原字从厂从备从彔自爾雅變爲原而原泉字加水旁爲源師以辨其名而詩人咏之尤多然爾雅有兩原隰其一可食其一不可食竝見於詩異實而同名不可不辨也案詩有兼言原隰者曰于彼原隰曰原隰裒矣曰畇畇原隰曰原隰既平曰度其隰原有獨言原者曰鶺鴒在原曰至于太原曰瞻彼中原曰中原有菽曰周原膴膴曰度其鮮原曰于胥斯原曰復降在原曰瞻彼溥原有獨言隰者曰隰有萇曰隰則有泮曰隰有荷華隰有游龍曰隰有榆隰有杻隰有栗又曰隰有栗隰有楊曰隰有六駮隰有樹檖曰隰有杞棘曰徂隰徂畛曰隰有萇楚隰桑有阿者各三今以爾雅兩原隰合而論之曾孫之所田召伯之所平公劉之所度其爲可食之原隰無疑至皇華喻使臣常棣喻兄弟則用以託興不過廣平下濕之通名也小宛之中原有菽可采緜詩之周原堇荼如飴文王之遷程公劉之遷豳將欲建國立都墾田藝穀其所營度相視必非墝瘠之場邶唐秦三風及小雅二詩各著隰之所產榆杻楊駮及赤棘山厄切卽棘中爲車輞俱材木也桑可飼蠶大苦荅枸櫞杞可入藥檖栗有實可啗亦嘉植也而載芟之隰畛則千耦聚而

耘焉此六原十三隰定是可食之土至於常棣之原禽鳥所集六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射獵所向必非稼穡之地衞隰以有泮（鄭讀爲畔）稱中必濶中鄭之荷華游龍水草也鄘之羊桃（郎萇楚）蔓草也而隰生焉則亦沮洳澤障而已

隰桑

隰桑之思君子猶邱中有麻之思留子也留子隱居而能廣農桑之利君子在野而能著庇蔭之功周尙多賢矣惜幽莊兩王皆棄而不用也此西周之所以東而東周之不復西也雖然隰桑詩音節略與風雨同使編入國風朱子定以爲淫詞矣

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爲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併及他詩遐一瑕二字然鄭先注記後箋詩箋詩時往往改其前說所見必有進不應徒執其舊解也呂記釋此以爲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於此矣然玩詩語及鄭箋竝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二語疏申其意謂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必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決不以誨證謂也元凱雖左癖而疏於詩矣鄭引論語既貽誤於杜杜注左傳又貽誤於呂千餘

年未有能辯其故者源又謂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也鄭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釋詁勞謂皆訓勤　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應用孔說詩言愛之則必勤恩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愛勞不在忠誨也

中心藏之鄭元王肅皆謂訓藏爲善鄭說見箋王說見表記疏則肅不訓善與禮疏異意然詩釋文云藏王才郎反詩釋文所謂王或非肅乎　蓋古者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當時詩字必作臧故訓爲善也然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恆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荅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

白華

敘以此詩爲周人作正如小弁詩是大子傳作耳朱傳指爲申后自作不知何據後世長門賦明君詞皆出文人手何嘗自作乎

澤池北流傳云澤流貌箋云鄫部之閒水北流說文作滜云水流貌皆不以澤池爲水名水經注云澤池水出鄫部池西而北流入於郃則實有澤池之水矣案鄫在西部在東澤池在郃西正鄫郃之閒也後人因箋語遂取水之在鄫郃閒而北流者名之以澤池云爾凡後世地名與經語合者率皆此類水經注又云毛詩曰澤流貌而世傳以爲水名蓋亦同鄙意

鶖似鶴而清濁不同所謂禿鶖也亦名扶老善與人鬬脯脩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近世本草綱目據景煥閒談及環氏

吳紀謂海鳥爰居卽此禽誤矣禿鶖咏於詩又人所常見臧文仲聞人也何至不識而祀之乎

鴛鴦戢翼取陰陽相下義義本爾雅又與易男下女意栢合此箋疏之解信而有徵者也朱子宗橫渠之說以不失其常釋之

鯀蠻

辯說譏鯀蠻敘近世郝仲輿駁其誤至詳確矣說具通義又謂集傳釋此詩皆爲鳥言不成文義尤爲篤論案詩之託爲鳥言者必如鴟鴞篇則可彼云徹土云捋荼云予羽云予尾以爲鳥自謂宜也此詩之敎誨車載豈鳥所望於人哉毛傳云鯀蠻小鳥貌韓詩薛君章句云鯀蠻文貌語雖小異其

爲貌而非聲則同朱傳以爲鳥聲本於劉執中彝殆臆說也

案黃鳥倉庚一禽也其見於詩曰晛曰爝曰其色也曰交交曰鯀蠻指其形也曰其以聲音著者惟葛覃出車雨詩俱曰喈喈耳七月云有鳴不云如何鳴也凱風云好音不知如何好也意喈喈而外更無可擬似矣

未事而敎之事至而誨之鄭因經敎誨異文故爲此分釋耳其實敎誨一義也敎云飲食敎載則言敎而誨在其中矣

瓠葉

瓠葉敘言幽王棄禮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華谷非之以爲觀賓之初筵幽王乃宴飲之過故此詩極陳簡儉之意似矣然頍弁詩言王有旨酒嘉肴不以宴其親族則與此敘意正

相合也況賓之初筵刺其沈湎淫泆非刺其奢也葢幽王所與宴飲皆匪人狎客耳至於嘉賓懿戚固其所疏而不欲近也其宴飲之時惟有載號載呶亂我籩豆而已至於一獻百拜之儀又其所畏而不欲行也賓筵詩刺其越禮瓠葉詩刺其廢禮惟越禮則廢禮愈甚牲牢饔餼所以行禮也宜其不肯用矣敖之言詎爲過乎

瓠壺同類而微別瓠形長壺體圜也幽風斷壺落其實也小雅瓠葉烹其葉也一爲農夫之食一爲庶人之菜其用等耳孔疏引七月以證瓠葉云彼雖壺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瓠葉篇言庶人飲酒事耳然可以觀禮焉爲酒本以薦賓先與父兄宰人酌而嘗之親親也用瓠葄儉也賓至加以兕觥備獻酢酬之儀物儉而禮重也敬賓也箋謂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夫飲酒所以行禮庶人能行酒禮故稱君子彼醉而伐德者小人而已矣案古者教民必以德行道藝故庶人皆知禮有士行詩所言乃紀其實也成周風俗之美於此可見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敘云戒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帥東征苕之華敘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何草不黃敘云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三敘所言乃一時之事而不見於史此可補其闕矣春秋之世處處皆有戎狄滅衛伐邢病燕公羊傳謂中國不絕若綫僖四年賴齊晉之

霸稍攘除之幽王時正其蠢動之初與然周之一代實與戎狄相終始自古公避狄以來王季伐西落鬼戎又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文王伐翟伐昆夷伐獫狁成王再伐淮夷穆王伐犬戎伐徐戎懿王之世西戎侵鄙翟人侵岐又敗於犬戎孝王伐西戎夷王伐大原之戎至厲王之末而獫狁蠻荆徐戎淮夷皆叛宣王中興四出征伐僅克厎定然其末年竟有千畝之敗繼以幽王之昏暗逮驪山禍作而周轍遂東矣葢三代以前戎狄錯處中華故爲患最劇孔安國書傳云秦始皇逐出之孔去秦未百年傳聞應不謬王肅謂自紂時戎夷始錯處中國則未必然案禹貢淮夷嶋夷萊夷島夷西戎之類皆在九州境內后稷子不窋竄徒戎翟卽豳地也此皆虞夏之世中華之有戎狄其來遠矣大抵開闢以來風氣古樸深山險水王者聲靈未能徧及戎狄嘯處其間如今楚粵箐峒中有蠻獠耳乘諸夏之式微時出爲寇王者興則討平之如采薇出車及宣王諸詩所咏是也無王者則狼噬豕突無所顧忌中國坐受其敝而漸漸之石苞之華何草不黃之詩作矣又案周秦皆與於雍其破戎患亦略同秦犬邱大雒之族沒於西戎秦仲復爲戎所殺子莊公破戎孫世父伐戎被獲襄公復伐之自周轍東而雍之戎患秦獨當之矣三詩敘所指其周秦興滅之關紐乎然同一戎也周以之興亦以之亡而秦復以之興興亡之故不在戎已

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與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

將戎狄荆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爲戎狄叛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爲荆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爲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爲戎狄叛下二句爲荆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　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旨況經止言東征敘本用兵之由故竝舉戎狄與荆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艱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宋諸儒之說得之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蓋以此爲將雨之兆也橫渠以此爲久雨之驗而以離畢爲再雨之徵謂豕性負塗雖有白蹢而不見因久雨多潦濯其塗而見白是雨止未久也乃月離于畢雨徵又見此苦雨之甚也嚴緝推論之甚明暢是張意本與毛殊朱傳以豕月爲將雨之驗既從毛矣復載張語而不辨其異同不已疏乎又張說太巧不若毛之平豕雖負塗然謂潦水濯之方見白蹢則窮鑿之見也

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爲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即雨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矣此英白得之目驗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儒妄託也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

月離于畢大全錄朱子之言曰畢是滹魚底滹音鹿滲也又罔滹魚

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入之即雨噫此決非朱子語記之者妄耳畢之爲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爲所以掩兔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爲助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竝不云用以取魚且叉罔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不見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季閩粵捕魚之器何可以證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爲感召洪範鄭注謂雨木也爲金妃畢乃西宮之宿從其妃之所好理或有然乃謂叉罔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豈未有叉罔時天上無畢宿耶即有之而不好雨耶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尚象仰觀俯察畢器本象星以爲形亦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說皆然不可易也（孫炎謂以罔名畢郭璞謂以畢名罔孔疏是郭）今反謂畢星名義取諸魚罔其誤三也三誤本易知但後世學者見其說出於朱子遂不敢置疑故辯之如此

苕之華

詩有苕之華爾雅有陵苕神農本經中品有紫葳郭景純見本草紫葳亦名陵苕故援以注爾雅而毛傳以苕華爲陵苕名又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所云當爲一草無疑矣其貌狀則爾雅有黃華白華之釋鄭箋有紫赤而蕃之稱陸疏有似王芻而華赤葉青之說其別名曰蔈曰茭見爾雅茭華陵蒔瞿陵見本草鼠尾見陸疏其以爲瞿麥者則張揖

與陶隱居之誤也顯慶中蘇恭修唐本草始以紫葳爲陵霄後之注本草者率沿其說然未有用以釋詩之茗華者而朱傳始用之今驗之有不相類者三焉孔疏通爾雅及鄭箋陸疏之說謂茗華有黃紫白紫今陵霄華面赤背黃無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茗可染皁沐髮卽黑本草經所言亦同今陵霄華葉俱無染皁之用不類二也陸疏言茗華好生下濕本草經亦言生下濕水中故陳風旨茗生於邛邱則陸疏別釋爲茗饒今陵霄偏生於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草矣又陶氏別錄注引博物記云郝晦行太行山北得紫葳草必當奇異今陵霄乃凡卉耳何足爲奇異哉案箋疏言茗華紫赤則芸黃爲衰落之色若陵霄色黃則芸黃乃言其盛不可喻時之衰也故朱傳別取附物而生雖榮不久爲說夫華之榮謝各有常候非因特生而久附物而速也況詩人身當危亂則已集於枯何榮之有而僅云不久乎取喻殊失實矣物名未覈則經意亦殺學詩所以重多識

蘇頌圖經疑陵時爲鼠尾草因茗華陸疏有鼠尾之名也案鼠尾亦名陵翹亦名烏草卽爾雅之蒠鼠尾也郭注言其可以染皁別錄言其生平澤中蜀圖經言下濕地有之而陶隱居陳藏器亦言其可染皁此與陸疏之說茗華俱相合而鼠尾名又同當是也惟韓保昇言有赤白二種爲稍異然較之陵霄猶爲近之

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

以飽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傳語明白簡當矣後儒之說徒紛
紛耳

心之爲明堂猶房之爲天廟取象於人事爲星
之別名耳董氏逌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沒而望於魚
笱中其能久乎（語見呂語）此謬矣心卽明堂又出在明堂乎且天
星晝夜一周其行疾速罅微小所容無幾不能久留星光故
云不久豈必謂將沒時乎

何艸不黃

何艸不元箋云元赤黑色草牙蘖者將生必元蓋謂明年之春
猶未歸也劉熙直以爲黑腐之色與鄭異朱傳云旣黃而元
則從劉也然草之朽腐黑而已豈復兼赤乎案元與黑不同

周禮鍾氏注以爲緻緇之閒是也燕名元鳥正以其羽色夏
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倘元亦取草木牙蘖之色以草元爲初
春鄭說信而有徵矣

皇清經解卷七十五終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